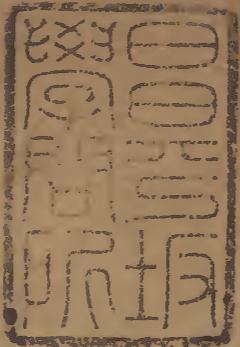


狀元策 首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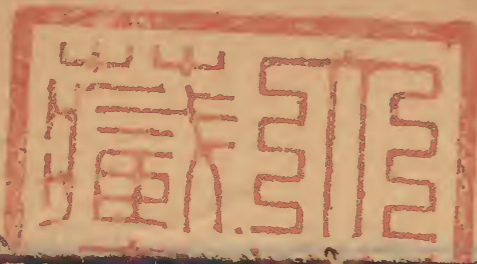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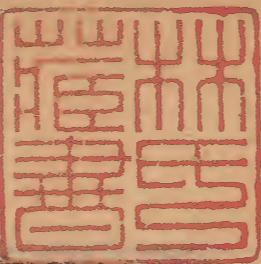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三	八	五
一	九	七
六	〇	八
冊	架	函
號	類	

三	八	五
一	九	七
六	〇	八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857
冊數	6 ( 2 )	
函號	363	23







壬戌科 天啓二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所為搏腕

文武二標為兢兢書贊帝堯乃武乃文蓋全德兼焉而舜

曰文明禹曰文命湯曰聖武周之文謨武烈各標其一之

數聖人豈手持世導民有偏指邪毋其於中有交相為用

者歟夫陰陽柔剛仁義自有天地而來至于今不可廢也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首闢函夏

成祖文皇帝載奠邦家並提一劍馭軍而文治先昭于雲漢揭

六經訓俗而靈爽震疊於雷霆文繇武張武因文靖於都

哉洵追蹤帝堯而與虞夏殷周競烈矣

奕葉相承紹天闢繹雖離隅小警不無震驚然金甌卒以不搖

乾坤匡扶世運者靡不於



萬世永賴則

列聖之威靈實式寧之芳躅其在亦可得揚厲其槩歟朕以冲齡嗣大歷服託于天下臣民之上日夜思所為覲揚

光烈惟是講學勤政親賢愛民簡將治兵為大務益于羽舞階鼓鞞思士實並圖維執事焉而蠡茲醜裔逆我顏行二年于茲竟未有能制其命者何也豈政教隳而文德闕抑聲容盛而武功弛與夫禁旅之環萃目若也衛屯之棊置自若也班操之番更自若也明帶礪石列第而居縮組符者專闢而控迺動云無將動云乏兵不獲已議調發而列鎮苦虛伍矣又不獲已議雇募而烏合驅市人矣客兵散如博沙土著聚亦兒戲總帥藉之勳帶日既繇禮之惟艱訓練寄之戚臣又典兵之有戒交交唇吻迄無成功說者以為

承平日久左武右文故其弊至此然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古六軍之帥即天子六卿用以內修外攘非岐塗也即如

先朝殪阿台馴也先羈順義芟逆藩創後奴以及邇年東征西討之役咏車攻而歌杖杜者詎異人任母亦惟是擇人而專責之可歎夫武之德七文之德十有一季世猶能道之矧在帝王茲欲自繁言以覈實審操柄以圖機赫然收順治威嚴之效用恢弘

祖宗鴻業何施而可爾多事古通今懷並用之術舊矣尚根極體要明著于篇毋泛母略朕將采焉

臣 文震孟

臣對 臣聞帝王之臨御天下也必有光昭之文德而後聲



教誕敷可以建久安長治之規必有震疊之武功而後神  
氣丕振可以握順治威嚴之本文德何以光昭經之以仁  
緯之以義濬發之以心源融融焉敷賁於襲慶蒙休之日  
而愈益呂熾者是已武功何以震疊運之以謀振之以略  
折衝之以精神赫赫焉提挈於戶牖藩籬之外而無不鼓  
舞者是已有文德以相武功故綱繆必謹條畫必周而中  
外之奉靈爽以修憲度者自有所懾服而無廢弛頽窳之  
虞有武功以昭文德故靡思不服無人不懷而遐邇之承  
德意以布網維者自有所奮發而無委靡衰弱之弊古帝  
王所以大寶凝旒而宇宙日新妙操縱而神其用穆清端  
拱而朝廷常肅總倫類而握其樞繇此道爾藉令聲靈雖  
播根本先疎則出言不足以副情發號不足以明旨疑注

其何基焉而勢必潰敗而莫挽又或粉飾雖具振刷全弛  
則綱紐積而欲解法制習而不靈張施其何秉焉而機且  
扞格而難操此德衰於宥密之荒寧功墜於廟堂之燕豫  
而淳熙景燦之休所以寥寥罕覩也開明光之長運收安  
攘之洪猷正有望於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秉聰明睿智之資

備聖神英毅之略

繼離方始運符五百載之昌期

出震維新曆紹億萬年之正統

軫時艱而內帑屢發德意滲漉於垓埏

疑國寶而衆正彙征賢材布滿於中外



垂裳而貞百度心知血氣咸霑天覆地載之規  
 錫命以懷萬邦南北東西共惕雷厲風行之象  
 一怒安民雖邊徼多虞恬熙自遍於率土七旬振旅即干戈  
 未靖

神武行奏乎膚功追蹤唐虞媲美夏商在此日矣迺猶進臣  
 等于

廷誨以文事武備內修外攘隲前王之得失慨當世之凌夷  
 而究及於文德之所以闕武功之所以弛思以振積衰而  
 操長勝制六合以威四夷即帝之疇咨王之訪落不是過  
 也臣竊伏蓬蒿志願輸忠非一日矣方欲乘交泰之會獻  
 頌否之謀以補

昇平於萬一短

清問諄諄敢不披瀝以對臣聞之世治用文世亂用武此千古  
 之雅言也兵戈日熾則馬上之治自蔑棄乎詩書承平既  
 久則衣冠之流必輕貌乎鈐弁此亦千古之漏習也聖王  
 知其然是以捨攘控惚而講求治理使天下日涵濡養育  
 於德教之中者無敢一日之懈故黎民於變而萬國咸寧  
 臣庶協中而四方風動則皆文德之為効也清寧燕暇而  
 克詰戎兵使天下日戒懼震悚於太平之世者無或片念  
 之踰故百辟惟懷而侵凌不作四方順軌而倖畔不生則  
 皆武功之為力也然文以經武則忠君親上之念即寓於  
 入秀出弟之民武以濟文則除殘去暴之雄寧越於戰眾  
 安民之略文與武又皆交際而互為用也自漢以降言文  
 者祇為治具之繁文而終不出於心精之流注於是時方



無事則君臣拱手以貌相承而猝遇傾危則平日之所施設者遂無一之可恃言武者亦僅聲容之末技而終不出於元神之鼓盪於是時際偷安則上下相蒙以幾僥倖而一當險阻則平時之所布置者總無一之足憑蓋器大者不可以小道理勢重者不可以爭競擾故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而干紀作亂之事起元帥之威不行於偏裨偏裨之令不行於卒伍而河決魚爛之形成以雍容爲太平以議論爲能事而獸奔鳥竄之禍伏凡此皆文德之漓武功之弛三季之積弊而平載之永鑒也我太祖高皇帝驅胡羯於中原復腥穢之土宇乾坤再造日月重光

成祖文皇帝益紹述而光大之豈惟剗威所指足以混一區夏

實惟文告所被足以永致綦隆文繇武張武繇文靖所以真磐石之安而開泰寧之治貽厥之謀規模宏遠矣列聖相承世守勿替河清海晏固多康平寧謐之朝而外患內憂間有震動助勦之會然而削平底定不旋踵而宅於安寧卽前代所視爲極厄之運無前之烈皆不動聲色而坐收之猗歟哉有以占

祖德入人之深而

皇靈之旁鬯卽百千世未有替也

陛下冲齡御宇纘承鴻業薄海內外無不喁喁仰德化之普被懾神武之不殺迺蠢爾小醜逆我顏行破軍蹙地曾無寧歲徵兵則兵窮選將則將乏禁旅之環萃衛屯之綦置寧異於曩時而實而覈之不啻土羹塵飯之不可用也國家



歲綱數百萬金錢以養若輩而臨事竟不得其絲毫之用則亦安取此林林者為乎帶礪之列第符組之分閭亦寧有異於盛時而委而任之不啻乳臭質人之不可仗也國家世優數十百金紫以榮若輩而遍觀曾莫收其一二之用則又安取此桓桓者乎宜

聖心之怒焉以思而慨然有意於省繁言以覈實審操柄以圖機也臣則以繁言之者莫若先定是非之衡蓋今之所謂是非者皆毀譽也毀譽之極至於周公新莽不能定而千秋定評竟無有是新莽而非周公者惟其實焉耳事必有據據必有見聞見聞既確而鏤空刻影之談自知其不售矣故覈實正所以省繁言也臣又以為操柄之審莫若先斷刑賞之平以舜之哲惠知人既口何畏於驩兜有苗而

卒不貸刑於四凶惟其當焉耳天下固有刑一人而億萬人勸賞一人而億萬人服者此正事機之窾繫若始於不果終於不信遂至不公而激揚天下之柄於是乎窮矣故圖機正所以操柄也繁言既省而在位者咸思舉實以自効募兵則實有其兵遴將則實有其將何至有烏合之慮而塵鼓鼙之思操柄既審而當事者咸思乘機以自奮廟堂則有廟堂之機疆場則有疆場之機何至有兒戲之虞而深統絢之戒

主恩固結而一時之情面悉化為肝膽

皇威振耀而百司之顧盼盡轉為擔當局內無猜共效同舟之濟師中奏吉坐收仗鉞之勲此信可旋至而立效者矣抑臣尤有進焉



陛下之尊猶天也天未嘗不借四序五行以成其穆穆而亨昊  
之森嚴不專在四序五行也天亦未嘗不借霜雪雷霆以  
彰其赫赫而明盛之彰輝亦不專在霜雪雷霆也

陛下親賢使能濟濟充庭矣而孰可為相孰可為將孰可治民  
孰可理財

聖心其有區別乎講學勤政時時勵精矣臨

朝祗奏引之文

講幄少獻替之實

中旨有斜封之漸外庭鮮伏蒲之功

聖慮亦當猛省乎此皆文經武緯之原而光昭震疊之本也臣

本敢臚舉

先朝盛事即

神祖四十餘年西平呼噶東靖倭北市虜南滅播此亦皆勅敵寧

易勇乎而渡師祖帝之上奏功談笑之間同此生齒何嘗

憂無兵同此人材何嘗憂無將此無異故

神祖乘積強之緒人心固是當振肅之餘而

陛下繼久安之祚法制政令正頽靡之候也嚴以持之斷以決

之精明以運之剛毅以操之文德誕敷武功丕顯天下引

領望之矣草莽愚臣不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氣氣不繼輝耀則缺之至引其

之林以戰之國以射之文以

之林以戰之國以射之文以

之林以戰之國以射之文以

之林以戰之國以射之文以

之林以戰之國以射之文以

之林以戰之國以射之文以

之林以戰之國以射之文以

已未科 萬曆四十七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興化致理政固多端而振肅人心維持世道則必以綱紀為首務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先儒之論亦曰善為治者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然則御世宰物術莫要於此歟三季以還惟漢唐宋歷年最久英若誼辟代不乏人當其時所為立經陳紀以成一代之治者亦可指而言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

成祖文皇帝再靖家邦制度典章超越千古固可傳之萬世無弊者朕續承鴻業紹述罔愆御極之初政教修明化行俗美猶庶幾祖宗之遺烈夫何邇年以來法守漸隳人情滋玩德意壅而不究詔令格而不行申飭雖勤陵夷日甚在位者以恣睢為豪舉而職



業則虧在下者以干犯為故常而隄防盡潰甚至偏裨侵大帥僚屬抗長官奸胥誣奏以傾有司亂民燥禍以攘富室冠履倒置名分蕩然其他驕淫僭踰之風蹂躪嘉陵之習不可悉數蓋綱紀之紊至今日極矣其故果安在歟漢人謂天下所以不理常由八主承平日久俗漸衰而不改而宋人又謂紀綱隳壞皆由上下因循此其說孰為當歟抑君臣當交任其責有不容他諉者歟夫更化善治貴識因革之宜起敝維風在妙轉移之術茲欲當積弛之餘返極重之勢使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綱紀正風俗純以復我

祖宗之舊如之何而可尔多士學古通今習當世之務深矣尚各據所蘊明著於篇以佐朕之不逮朕將親覽焉

莊際昌

臣對臣聞帝王之經理宇內也必有肅然畫一之法顯與一世為勳盪然後風恬俗美而國祚永享其靈長又必有棟然振刷之神默與一世為締結然後政立化行而國勢不墮于頽敝法以維眾則紀綱寔首操之為事之繫焉物之準焉合人心世道而獨居其會不可一日廢焉者也神以維法則上下且分任之握事之繫擊物之總穆焉先立綱陳紀而密轉其机不可一日弛焉者也法之創也慮後常周至蒙休襲故而安生特特生息視前王之成憲若可聽其自為行自為止漫無操而治日以隳法之紹也勵世常勤至臨政日久而習生玩玩生慢視故府之彛章又若任其可以行可以不行過自操而治竟以隳夫惟法與神兩相附使守成之規常若創始之業而舊章率由無愆忘惟法與神常相運使化成之後常若履寶之初而大號渙汗



無壅格上作之下日成之翼為明聽以康庶事股肱喜哉元首  
起哉未有主憂勤而臣曠職者上制之下且守之德澤法度以  
範人心道術一矣風俗同矣未有朝飭法而下梗化者古聖帝  
明王所以陶冶人羣宰割寰宇有頓指挈領之勢而無委委駘  
銜之失興化致治超越千載者道必由此矣欽惟

皇帝陛下

大德膺福惟祿位名壽之兼隆

至仁生威暨東西南北以胥服

憫人窮而專官分賑不徒推解虛名

念軍興而發帑齎頒至止醪續小惠

在師錫命懷萬邦以振長策而雷厲風行之象遍訖遐荒

止位垂裳法乾坤以大猷而天覆地載之規函蓋夷夏

念東南杼柚其空而以約已省躬為事

慮西北干戈未靖而以籌邊遠為心

文德旁敷值群工輯瑞而面與咨詢立通民情於黼座

武功遐邇當醜虜臨城而躬先保障重奠四海於金甌固已

吏習民安垂萬世永遠之模內寧外攘陋往代偷安之轍

矣而猶

聖不自聖

新期日新進臣等於

廷諏以揆古宜今之畫綱提日整之猷更鯁鯁焉於判渙之

未融泄沓之莫振誠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之極思也

臣雖伏草茅竊懷葵藿敢不披瀝以對臣聞之君猶天也

天道雖冥冥而生長收藏寒暑代禪不僭不忒一若有稟



于成法者是則天之治人而人不能違也君道雖穆穆而禮樂刑賞生殺予奪不競不綈一若有歸于定法者是則君之治人而人不敢軼也故唐虞之世君明臣良而其交傲賡歌惟曰率作興事慎乃憲所謂憲者豈非法與所謂慎者豈非君與臣交守之與所謂率者豈非君先之而臣後之與其時府修事和地平天成萬世永賴賴此法也降而三代各師其祖夏稱有典有則商稱監于先王周稱文謨武烈皆不敢有厭薄舊章之心亦各必其臣夏稱臣人克有常憲商稱唯治亂在庶官周稱其爾典嘗作之師皆不敢忘董王治官之念是以官倍唐虞亦克用又則人與法之相維者得也我

太祖高皇帝掃蕩胡腥肇造區夏真可自我作法而所持以提綱

挈領維風易俗者毫不自用也其建官之法本之周官卿職掌各有攸屬用人則問之冢宰理財則問之度支典禮則問之宗伯詰姦威遠則問之司馬司寇鳩工庀材則問之司空載在

會典者詳明且盡大抵賤虛名而尊實効惡浮議而責成功流唐漂虞絛殷盪周真非前代所及

列聖相承代有闡繹至我

皇上觀揚獨至雖以

聰明睿智之資惟有率循成憲之念宜下之遵之者各以皇上之心為心羣奉

皇祖之法為法而顧囂爭成習玩職掌而不循泄沓為風屢誥誡而莫惕非不獎恬誰是真恬者非不旌廉誰是真廉者徒



以口舌為功不以職掌為事則其害必移之民而軍商俱困公私兩窮誠有如

聖制所慮者 臣以為法在則事事可考法明則人人可遵賦有賦法昔未嘗以病民而今胡有畏催科之令者豈賦法得其人而後善與屯有屯法昔嘗以之養軍而今胡有嘆石田之不可耕者豈屯法得其人而後復與鹽有鹽法昔正以之通商而今胡有受壅滯之害者豈鹽法得其人而後行與故時久而玩生玩久而蠹生以致初意漸失者非法之凌夷也奉法者自凌夷之也因時而思補救因事而除弊端必期振刷如初者亦非法之修明也奉法者自修明之也有顯為法蠹之人或借賦以剝民或借兵以剋餉不辭婪墨之名不耻躁競之習上得執法而繩之其為蠹也

淺有陰為法蠹之人剝民也而猶託于愛民剋餉也而仍詭于清餉行婪墨而語清廉身躁競而口恬靜拜與其法而竊之其為蠹也深惟夙弊即在綜稽之中故反以綜稽為名然則欲搜夙弊者必先使綜稽之名無為人所託一託之則七日不復之叢神也惟積姦即伏勅法之內故及以勅法為名然則欲清積姦者必先使勅法之名無為人所假一假之則出以示人之利器也且今日之時何時也索餉則有兵遇警則無兵循名則有備覈實則無備况醜虜入內地而未受創懲他虜囚狡酋而思挾重賞東南之物力有限西土之出孔實多心及此不啻同處漏舟矣而徒有謹謹譁譁之狀何也豈避匿之念終不敵其門戶之念耶思及此不啻羣居厝火矢而更多諭諭訛訛之象何



也豈君父之念終不易其身豕之念耶盡法之易除玩  
法之心難除

皇上欲舉一世之人心而振刷之亦去其玩而已蓋不提人君  
父之思不足以去身家之念而不先去身家之念亦不克  
提君父之思也不動人邊陲之慮不敵以平門戶之爭而  
不先平門戶之爭亦不克動邊陲之慮也抑事更有

獻焉臣法君君法天有勅天惟幾之虞舜而後九德咸事百  
僚秦庶績之凝有仰惟前代之周王而後六卿分職兆民  
被康阜之實

皇上者臣工之法也

天地

祖宗者又

皇上之法也凡兵民之相資公

之相濟邊腹朝野之相需其

端無不求之於

天心之仁愛而况

祖法粹然具備取而修明之固甚易易也以不邇不殖之心風勵

下則素絲羔羊之節著矣以無偏無黨之念倡率羣工

則渙丘集益之門宏矣又何治人治法不交維哉臣愚不

識忌諱干冒

宸嚴曷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甲冑猝有緩急將何所持欵遼左延綏勁兵所自出頭歲大  
虜闌入肆行蹂躪而防禦之術未聞此豈兵之不足欵抑教  
養無素雖有兵而不得其用欵夫兵以食為命無食是無兵  
也今司農告匱給餉不時荷戈乘障之夫動稱枵腹識者方  
凜凜脫巾是虞望其出死力以扞疆圉胡可得也議者欲修  
屯政以省轉輸練士著以資戢守似矣而行之終鮮實效何  
欵無亦右文之世難以講武而克詰張皇之治卒不可致欵  
茲欲振積衰之勢操常勝之權俾國家神氣日張足以威四  
夷制六合其何施而可諸士志切匡時抱先憂之畧久矣尚  
詳著于篇毋泛毋隱朕將采而行焉

臣錢士升

臣對 聞帝王之制區宇也必有綜覈之經制而後有備無

患可以建久安長治之防必有兢業之精神而後居安慮危  
可以握順德威嚴之本何謂經制綱繆其牖戶慎固其藩籬  
稟廩焉振飭在邊圉封守之外而罔敢玩愒者是已何謂精  
神折衝于廟堂戰勝于密勿穆穆焉提挈在赫聲濯靈之先  
而無不震悚者是已故不可將者兵而不可去者亦兵也可  
以千年不用者兵而不可一日無備者亦兵也兵而常試則  
玩玩則黷是為不戢自焚而天下受驛騷虛耗之害兵而無  
備則弛弛則廢是為以安忘戰而天下多猝起竊發之憂夫  
惟以兵衛民無耀武觀兵之意有風行雷動之威而騎士材  
官皆腹心干城之用卒有緩急真若子弟之悍父兄矣夫惟  
以食足兵無枵腹脫巾之呼有士飽馬騰之實而金錢子粒皆  
簡練召募之資一有徵發真若一身之使臂指矣古帝王所



以垂衣恭已而厝國祚於泰山之安戢羽舞干而莫彊圉於金甌之固者以有此備也故有文事者不忘武備以緯武乃所以修文也欲治兵者必先治節以足食乃所以足兵也壯國家之神氣收安攘之全功端在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恩賜

文武聖神

駿烈同天自南北東西無不思服深仁必世凡心知血氣莫不尊親止孝止慈悖千古之彛常建其有極得名得壽備五福之純嘏敷厥庶民深居恭默而清靜寧一坐收四十四載之昇平

控魁權而建威銷萌鞏固億萬斯年之根本

謹天戒則步禱郊壇責已憂深於雲漢

軫民艱則興發內帑渙居望慰於甘霖蓋歌雍咏兮德澤已滲漉於垓埏而卧鼓張弓威靈在華服乎夷夏可以坐享恬熙無俟張皇之戒從容樽俎即俾捷伐之威矣乃猶安不忘危進臣等於

廷諷以安攘之大計兵食之要領而寃及於情竅之弊端實效之終渺思所以振積衰而操常勝制六合而威四夷豈以草茅書生有習韜鈴而嫻軍旅者乎臣至愚陋然抱藿食之謀久矣仰承

清問其敢不披瀝以對嘗聞之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自古國家未有忘戰而不危者黃帝曰雖有金城十仞湯池百



步帶甲百萬而無粟不能守也亦未有有兵而可無食者昔有虞誕敷文德卒格三苗說者以為振旅班師之效而不知兩階干羽正寓用兵於不用之中則兵未嘗廢也三代而下兵制莫詳於成周嘗攷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中春教振旅辨鼓鐸鑼鈦之用中夏教菱舍辨號名之用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中冬教大閱立三表教坐作進退之法無事則蒐苗獮狩皆在民間有警則比閭族黨即為卒乘故其時兵即為農而無養兵之費農即為兵而有練兵之實至成康之世業稱重熙累洽而不日克詰則曰張皇閔然若有意外不測之慮此周制所以獨詳而後世莫之及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掃除胡孽肇造寰區以武功定天下即位之初釋甲櫜弓開一代文明之治而固本之訓居安忘備之戒每諄諄焉

焉

成祖文皇帝定鼎燕京三犁虜庭以爭先而處強二百年間雖已之變震驚乘輿與戍之警烽徹大內而虜旋悔禍弭耳乞盟至隆慶間俺酋以砥犢之愛為鴉音之懷納款貢市至今不絕我

皇上觀揚而光大之海波不驚梯航狎至玄菟樂浪之境天戈指而即平日草紅花之姦一怒行而立殄蓋武功之盛真是媲美

二祖曼絕百王矣而承平日久法弛弊滋京營之尺籍徒存遼延之虜警猝發操閱僅塗飾之文而超距之勇有幾嗥呼在肘腋之近而庚癸之絕時聞內外兩虛兵食俱窘誠有如

聖制所言者臣伏而思之



國家兵制京營邊衛戎籍不下二百萬度支歲入不下四百萬按籍稽兵按兵給餉未嘗苦不足也且兵以徵餉餉以贍兵兵減則餉空溢餉匱則兵空增何至兩者俱受其不足之勢而莫為濟虛之策則臣知其故矣語云木不茂者蠹在內厄不滿者漏在下兵未嘗不足也增額于兵之外愈弛於兵之內而兵始苦不足究且轉而病餉餉未嘗不足也增額於餉之外愈冒於餉之內而餉始苦不足究且轉而病兵則蠹與漏之弊耳今欲振積衰之勢而講兩足之術臣以為兵不期多期於常用而已餉不期省期於覈實而已今京營除占役竄名外括之止得六萬而此六萬又非強有力可備緩急者也春秋常操按籍具在然而射不能穿魯縞力不能勝匹雞雞鳴而駕未口中而罷如傀儡之登場類角執之劇戲卒有

非常則此六萬人者安所得一卒之用而費百萬金不為驍弱長子孫之資哉景泰中先臣于謙於三大營中選精銳為十營命將圖練而歸其老弱于伍一時兵政赫然立振今誠就見在作實數擇廉勇之帥嚴為簡練其有老弱應伍市兒應點者法無赦而清汰之缺即以補四方之召募者總之額外無增額內無冒練一兵即得一兵之用故一精兵足敵冗兵伍而兵自強餉一兵即有一兵之實故一實餉足省虛餉五而餉自給推而行之九邊債帥家丁歲可省冒濫百萬兩足之術計莫先此者然就餉論臣以為莫如屯田便夫屯政從來久矣充國行之金城棗祗行之許下杜預行之襄陽韓重華行之振武畢誠行之邠寧何承軍行之河壯皆足以裕軍儲而省輸輓



國初屯種龍江後用宋訥守邊策設法屯有守關士卒外人受  
田五十畝賦糧二十四石其區畫何詳也永樂間寧夏何福  
積穀獨多至下

聖書褒諭之天順間葉盛撫宣大用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以餘  
粟易戰馬修城堡其收利何博也迫其弊也而抽屯補伍之  
害興於是力役愈煩本業漸失而無屯之軍矣債帥攘奪之  
害興於是私其腴區委其磽瘠而無屯之地矣邊險陵夷之  
害興於是虜騎從橫侵擾禾稼而無屯之備矣上下忼悵之  
害興於是筦屯者不見阡陌之巡督屯者不課倉廩之實而  
無屯之精矣屯政廢而乃始仰給於度支儲胥安得而不窘  
輓輸安得而不困今邊臣按額而請者視嘉靖時不啻數倍  
大司農仰屋竊嘆至借支於水衡同寺以支吾旦夕之急亦

提襟見肘矣正以爲屯田故額什一猶存卽多隱占而區脫  
遙隔有隨占隨棄者莫若專委一大臣久任而責成之沿邊  
曠土募民開墾但期荒蕪日闕不必紛紛清勘以滋厲階至  
地遠而勢孤者必如趙充國所云乘塞列隧虜大攻不能爲  
害而又有山阜以望遠濶墾以限隔營壘以休息遊兵以巡  
哨則無擾田之害收耕出之利可以積豐於垣士飽於伍內  
省饋餉外足軍儲斯非兵食兩足之長策哉抑臣猶有芻蕘  
之

獻振刷不在功令而在精神制勝不在疆場而在廊廟是以命  
徂征者必先有無怠無荒之儆戒而後四夷來王詰戎兵者  
必先有罔兼罔知之治人而後海表咸服伏望

皇上法天行之健繼離照之明從退藏擊歛之後時迅以風雷當



姦情玩愒之時先提其志氣時

御平臺煖閣與二三大臣共商安攘之猷講兵食之策則精神一振經制立新內治而外寧文經而武緯雖與唐虞三代並隆可也草茅無識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臣謹對

此類其類矣 以蘇由田文縣升一辭耳 鳴琴則古而到則

癸丑科 萬曆四十二年

皇帝制曰朕惟帝王治天下未嘗諱言理財今財用至乏已其所由然大者無過于餉邊次乃治河餉邊自嘉靖而前歲額不及百萬胡至今日而溢至數倍古之軍興率取給屯田如克國之金城秦祗之許下杜預之襄陽韓重華之振武畢誠之邠寧何承矩之邠北皆灼有明效未易更僕即我國初屯政修明塞下克實成規固在也近歲因臣僚之請朕申今所司加意修舉而母偷安習玩以仰給內地為固然而莫肯陳力歟夫治河者稱禹功以為萬世永賴然當商之世去禹僅數百年而從都以避河者三周漢而下河決無寧歲所為承賴者何居我國家都燕漕道所經故其苦河患視前代特甚水衡金錢糜于宣房匏子



之後者以億萬計才臣智士竭蹙經營而竟不能得河之要領  
河終不可治歟自三代時吳楚未入版圖戰國六朝之分爭南  
自南北自北軍國之費倍于今日而未嘗乏絕也胡至今日遂  
以漕爲命歟先歲有欲興北方水利以省漕者何以方行而輒  
罷歟其說亦尚可講求否或謂南北異宜水陸異地不可強同  
然勝國時虞集已行之京東頗收其利何于今而獨格歟議者  
又欲復海運通膠萊河乃或言便或言不便迄無定說可得而  
衷裁之歟夫屯政邊政漕事河事實相表裏至于今而尾閘極  
矣若不亟圖後將愈匱朕夙夜焦勞思建長策以爲千百年規  
而勤力任事之臣未見多有將何以稱朕意爾多士懷先憂之  
畧挾策而來諸可以利民生裨國計確然足見之施行者尚究  
言之毋諱毋謾朕以觀實學焉

臣周延儒

臣對臣聞帝王之治天下也必有萬世之長策以垂永久之  
規而使國家受無窮之利必有一時之便計以酌權宜之術  
而使國家弭無窮之患何謂長策總天下之大權而綜理之  
有均饒無偏瘠有常盈無暫訕晏然端拱于堂皇而坐收府  
修事和之烈何謂便計通天下之大勢而調劑之雖偏瘠仍  
均饒雖暫訕仍常盈殷然軫念于寰宇而立臻民安物阜之  
休是故人主之所不必言而不必不言者財是也人主之所  
不可言而不可不言者理財是也有國而無財則其國爲無  
用之國而空虛弗足之象以成有財而不理則其財爲無用  
之財而耗乏不支之形亦見夫惟以財之道裕天下是謂因  
天下之原自裕者裕之上無此措彼據之勞而下有樂樂利



利之實不待問其在官也在民也而輸將恐後有如子弟之  
衛父兄矣夫惟以理之道裕財是謂因財之原自裕者裕之  
上無東支西吾之困而下有陳陳殷殷之積不待問其誰開  
也誰節也而費用有經有如權衡之審輕重矣古聖帝明王  
生衆食寡爲疾用舒坐籌帷幄之中制弊埏埴之遠能使原  
無舉燧而海不揚波者其道曷以加此欽惟

皇帝陛下

協帝峻德

配天無言

聰明睿智有臨

正直平康作福

乃神乃聖乃武乃文行四時而生百物

得位得祿得名得壽昭百姓而和萬邦

卓冠古今足食足兵之上理

經緯天地有財有土之宏謨方且貫朽粟紅壯萬里千城之勢

更見外寧內攘固千年磐石之基斯蓋國計民儲可以不煩

慮念而司農少府可以無事經心矣乃猶

聖慮周詳不自暇逸進臣等於

廷俯垂

清問慮及於邊儲之易耗河患之難湜轉輸之日煩供億之恒匱

而撫今思昔愀然有救弊之思焉臣草豎無識未足借前箸

僅能據其所知可效一得者竭忱以爲

明廷獻臣竊惟國之有邊疆猶家之有垣墻也邊疆之地無所

倚而仗四方之粟實之何異家之內無旦夕擔石之謀而待



舉火于比閭塾黨之人乎且邊之有積貯猶身之有膏液也  
 積貯之計無所出而藉難必之供給之何異身之內無元本  
 生息之脉而待引養于草木藥石之類乎是故寓兵于農軍  
 不欠食不賈而不煩輸運之艱者一得兩得之道也以民養  
 兵餽日漏軍日饑而徒滋飛輓之困者兩失之道也歷稽古  
 昔如克國金城之議棗祗許下之田杜預襄陽之屯韓重華  
 振武之成畢誠擅富于邠寧何承矩割饒于河北何其隨試  
 輒效用力省而收功倍乎蓋惟屯政修明則軍國鉅費不仰  
 命於一線之漕而漕之為利也輕邊備殷實則芻粟總途不  
 仗力于靡定之河而河之為害也小所謂不竭之泉府萬世  
 之長策也遐維我

太祖高皇帝聖武布昭廟謨無外其元年曾令諸軍屯種龍江復

納宋訥守邊策立法也布行於九邊

成祖文皇帝納賈福之請欲徵牛廣屯蠲賦墾土當其時幕府

輸粟塞下實粟真有京坻露積之風縱復前流於南河決白

淤而邊上之腹哀然如衣不問指內帑之金錢竭虞衡之筋

力爭馮夷一旦之命而救攘攘萬竈之饑也若邊若河豈非

無弊之勝畫而永可行之法哉乃今天下邊庭之卷日浚

民脂血歲輸數百萬不啻而士未嘗有飽脯將未嘗有宿春

費益不貲勞益無已則其故謂何且支祁弗順梗悍無常歲

委數百萬亦不啻而澆之則其故謂何且支祁弗順梗悍無常歲

不貲勞亦益無已則其故謂何且支祁弗順梗悍無常歲

明詔云屯政邊政濟寧河事實相表裏古之軍興率取給屯田胡

正今日遂以苦為命至哉



王言何其洞焉乎古今利病之源深維乎盈縮標本之故而焦勞不能已也臣伏而思之今且之餉邊不可謂餉邊也不啻而罪于邊而其心以餽之也今日之治河不可謂治河也不啻受制于河而百計以媚之也夫河之不可治由漕之不能省耳泛則噉

陵漕則妨運負薪乘橈計無復之此所以有奇病之河也漕之不可已由屯之不易復耳枵腹而啼徒手而望赤地石田半粒無出此所以有必需之漕也識者于此與其銜尾舳艫而盪于洪濤激石之危孰若舉趾未躬徵收于阡陌平原之便與其糜金錢沉璧馬委之龍潭鰲窟無所底止之流孰若優佃業給鐵基用之沃壤墾原立有贏餘之地為今日計一則宜有清覈之法昔在

世宗時夷虜交誼徵調旁午別募饒銳而軍外有軍於是鬼名冒支弊端百出而餉外有餉

明詔所云嘉靖以前歲額不及百萬至今日而溢至數倍者此也試一清覈之而猾募無所施其巧則屯之令可一二行而于漕可一二省矣一則宜有旌別之法昔在

文皇帝時寧夏何福積穀獨多至下

聖書褒諭則人誰不競勸今且嵐悒成風而恬不知怪

明詔所云倫安習玩以仰給內地為固然者此也試一旌別之而勤惰無所隱其情則屯之令可四五行而于漕可四三省矣抑尤有原本之說焉

國初鹽政修明輸粟給引于是塞下之地盡墾為田商無重糶之費士無脫巾之憂至便也自後納銀例開商散而屯廢利



一時借緡之用而貽百年輸餉之困致令五穀與金玉俱窮故議者謂鹽政漸修則屯政可復何至牽絳程秭絡繹風帆挽曳望途邪許徹野殫東南半壁之民力而走之長風萬里驚濤奔浪之中哉雖然天下議事者恒易任事者獨難任事者既難生事者又易當今之時由今之道而欲屯之已廢而忽行有以知其必不能宜崙委一大臣焉隆之以督屯之事權使得便宜而課將卒之能否則其視事權也重而不以泛梗適遭之自誘也久之以修屯之職任使得優游而竭歲月之經營則其視職任也常而不以遽廬一宿之自寬也又必局外旁睨者毋以議論掣必更之財總成發策者毋以誹譽驚削鏖之神庶幾乎屯可行漕可省邊可足河可無患復祖宗立法之舊而弭後世無窮之弊矣不然而徒動色於非常之

原而咋舌於竒功竒禍之說今歲而支吾一漕焉明歲而支吾一漕焉今日而啜匕于南北之異地水陸之異宜焉明日而啜匕于海運之可復膠萊之可通焉畫脂斲石屢議罔成徒捐有限之財填無窮之壑耳亦何補于

國家之萬一哉伏惟

陛下斟酌詳審徐議行之則

國事幸甚臣不識時務妄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拾遺錄卷之九

七

皇帝制曰朕惟帝王致治要在知人權在出令然知人之法不  
過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言固不可不辨歟至於出令則  
或擬之絲綸或喻之渙汗或謂當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令  
固若是重歟唐虞三代之盛言必底績令出惟行邈乎尚  
已卽漢唐以下之主猶有能綜核名實用致中興諸書一  
下而驕將悍卒莫不用命者是豈無所操循而能亦歟我  
太祖高皇帝再造寰區  
明竝日月威如雷霆臣下每有陳奏情偽立決薄海內外廩廩  
奉功令惟謹  
聖烈神謨炳耀萬世二百餘年之治安恒必由之可得而楊厲  
其盛歟朕御極初年紀綱振肅德意旁流浮淫之說稀聞

庚戌科萬曆三十八年

皇帝制曰朕惟帝王致治要在知人權在出令然知人之法不  
過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言固不可不辨歟至於出令則  
或擬之絲綸或喻之渙汗或謂當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令  
固若是重歟唐虞三代之盛言必底績令出惟行邈乎尚  
已卽漢唐以下之主猶有能綜核名實用致中興諸書一  
下而驕將悍卒莫不用命者是豈無所操循而能亦歟我  
太祖高皇帝再造寰區  
明竝日月威如雷霆臣下每有陳奏情偽立決薄海內外廩廩  
奉功令惟謹

聖烈神謨炳耀萬世二百餘年之治安恒必由之可得而楊厲  
其盛歟朕御極初年紀綱振肅德意旁流浮淫之說稀聞

卷之九 七



奉宣之吏多有亦仰憑

皇祖之餘烈焉邇來人心躁競譎訛成風一人而此是彼非一事而此可彼否甲乙互爭薰蕕莫辨公車奏牘不可勝覽蓋議論混淆之弊至今日而極至于吏治邊防士風文體諸關係治化者朕皆三令五申期于振刷而守令之貪殘封疆之破壞縫掖之鬻陵文章之怪誕皆日甚一日雖有明綸褒如充耳蓋詔令廢格之弊亦至今日而極茲其故果安在歟漢人言四患當屏曰僞曰私曰奢曰放宋人言國家宣勅條貫煩而無信輕而弗稟上失其威下受其弊以今日之事蹟之同歟否歟傳不云乎君臣同心治化乃成今上欲省而下愈煩上欲行而下愈格安所得同深惟厥咎豈朕之燭斷未精而率作省成者非其道歟抑臣下

矜伎黨伐慮不在公偷玩習成有難遽挽歟將無所謂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上下之間固自有潛乎默喻而不在干科條文告之末者歟爾多士挾策而來日擊明弊諸所爲省議論定權衡重令尊君必有畫矣其明著于篇朕將採焉

臣韓敬

臣對臣聞帝王之統一道法也必畫然有昭垂天下之模範而後黎獻共臣會歸于蕩平正肅之內而王道純必肅然有綰結天下之精神而後庶明勵翼鼓舞於紀綱法度之中而王政舉何謂王道無偏無黨穆穆焉獨運于神明之宥密而天下無人不往來于周行故曰道也何謂王政有綱有目秩秩焉分布于表著之靈承而天下無事不經



縉於六猷故曰政也道以宰政道純而政不疵政以顯道  
政舉而道愈光蓋模範既足以昭垂而精神尤足以綰結  
故舉天下如一人之身耳目手足亦畫然無疑於心志而  
得畢效其視聽持行之用舉天下之事如一人之自爲耳  
目手足亦肅然畢用於心志而罔遺於視聽持行之外故  
不煩教戒約敕而羣臣百姓無爾虞我詐之風不事衡石  
程書而一日萬幾無泄邇志遠之弊自古上理之世推心  
置人而不疑得人任事而不勞事之集也歲月日時無易  
而明良成念用之休人之和也宮商律呂相調而師濟奏  
其凝之績用此道也此政也若夫封已而厭斲於人則其  
道不廣困人而翫勝於事則其政不張卽塵幸無失亦小  
康驩虞而已豈王者一道同道之理哉洪惟

皇帝陛下

欽明文思安安

敬止緝熙發穆

深仁必世合華夷內外莫不尊親

彫烈同天自南北東西無不思服

郊壇步禱匪徒撤樂減膳而粉飾乎靡文

齋閣箴銘一惟鍊性養心而豫端乎懿範

持小心而撫泰垂衣端冕靜收三十八載之昇平

靖大憝以亨屯卧鼓橐弓坐籌百千萬里之勝算

承華垂裕惟咸正罔缺以貽後人

長樂尊崇有至德妙道以順天下

建五有極以錫福則歌雍咏勺舉滂朋比德盡覲見而雪消



奉三無私以承乾則文恬武熙合麟介衣冠悉天覆而地載  
乃猶進臣等于

廷策以政令之積玩堂陛之隱憂為當今蓋畫臣雖固陋然  
祀人漆室蓄忠悃久矣敢不悉心以對夫君臣之際天地  
之交乎其先天而開泰也相與定一世之鴻圖其後天而  
保泰也相與畫萬世之長策相得益章倚歟休哉乃良辟  
誼臣千古希邁非相值之難而一心難也非一心難而一  
德難也以旒纒而就弁紳則紆體推赤不勝煩也以青蒲  
而撼紫闥則削草補牘不勝格也此一心所為難也陽燧  
見日而然陰諸見月而津虎嘯而谷風生龍興而慶雲集  
君臣亦然或不介而自親或睽之而愈遠此一德所為難  
也易之傳泰也曰上下交而志同泰之為言通也后以裁

成輔相為事身視臣庶而家視寰宇身之血脉不流則財  
腋營衛必有結轡之患結轡不已究且移之腹心家之情  
誼不和則與臺亞旅必有渙散之虞渙散既極究且移之  
主伯夫君聖臣直即稍隔釜鬻其害小而遂有乘隙以為  
合者其言鉅上都下涕即微異等瑟其釁淺而遂有緣異  
以為同者其釁深何也上輕開九重以內距而又憎羣喙  
之紛紜也則勢亢而誠意不流久之而下且疑且畏將亢  
者轉而孤矣下輕奏萬言以仰瀆而又玩天聽之彌高也  
則情鬱而事任悉虛久之而上且厭且猜將鬱者轉而睽  
矣蓋臣讀易而得聖人之微意焉彼乾上坤下若適得覆  
載之恆而遽名為否乃上行下濟若互易尊卑之體而適  
謂之譙可見上下之不交皆由心德之不一惟一德故一



心惟一心故一體世豈有欲泰而不交欲交而反踈兩相  
疑貳而能共襄太和者哉陸贄有言為上莫不求治為下  
莫不願忠而恒苦兩情不通也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情  
莫不願知於下而恒苦九弊不祛也祛弊以通情合情以  
圖治真君臣萬世之著鑑矣欽惟我

太祖高皇帝聰明天授仁智性成開草昧之鴻濛聯堂簾之分  
誼創業伊始即辟召濂禛諸名儒商確王霸究析興亡其  
諭待臣有曰舉大業者不可以獨運居大寶者不可以獨成人  
君欲弘其德惟當廣覽兼聽博達羣情又曰朕日總萬幾  
安能每事盡善所賴左右盡忠補過耳其

諭部院諸臣有曰自古君臣本同一體君不任則臣職廢臣不  
任則君事勞又曰自古天下治亂在君臣能馭否耳若君

能馭臣臣能馭吏則治否則亂蓋深燭主臣相倚之勢氣  
運共造之機用能身闢乾坤手洗日月以開二百餘年安  
瀾磐石之治我

皇上以不世出之姿負大有為之略履重熙累洽而海嶽不驚  
際豫大豐亨而俯航狎至下不改大法小廉之舊上不見  
更弦易轍之勞極盛鴻休同符

聖祖即三五之隆何以加焉迺邇邇年以來  
彤庭之臨御稍稀

金華之勸講稍闕重臣久踈於造膝列署煩苦於代庖以至  
臣下匿材譖而鬪齒牙曠職業而工簧鼓押闔者借以伸  
縱橫之術巧捷者借以快黨伐之謀煩囂有禁而枝葉日  
增詔令屢頒而寢閣如故玩忽之端已露否塞之形漸成



誠有如

聖慮所及上欲省而下愈煩上欲行而下愈格臣不能爲下逃責也臣從田間來每見條教章程有德意閭閻少德意薦剡舉牘有循良赤子少循良竊有概于中以爲舉其一而他可知已此豈人之敢於疑令玩令耶夫亦上下之交睽而道睽法守之未明也夫君不能離臣而爲君則官守之有缺卽主術之歎也而曷可盡責之下臣不能離君而爲臣則君令之不宣卽臣職之曠也而曷可專托之上夫人臣立不諱之朝處得爲之地而精誠不能達五位忠蓋無以感三靈分誼謂何臣謬謂上下之間惟相信而後政事舉惟相重而後論說入乃睚眦便起戈鋌猥瑣俱充章奏使

君父視外廷之相構如兒戲之爭言則憂在國體古稱上殿有可否之爭同寅有協和之美乃朝夷暮蹶毀譽迭更子雲我龍標榜競樹使天下智略竭于雌黃名實淆於堅白則憂在國是懷顧忌則處於不言窺機穀又托於敢言事事類于寒蟬旣虧風節人人附于鳴鳳又涉雷同則憂在言路之分事有得失事竣則氣已平言有異同言泯則意已化乃黑白混于同途何淄澠之不辨蠻觸判于一肘何犄角之不休則憂在岐路之盛其弊皆始于天地不交而憂世道者扼腕而責羣工之不肅復蒿目而虞百度之或隳可奈何哉試觀今日之事所爲脫銜委轡日馳日騁而不可收拾者不知幾千百端姑就

明門所列其爲吏治耶是遽廬之一宿也其爲邊防耶是養癰



之待瀆也其爲士風耶是優孟之衣冠也其爲文體耶是宋人之楮葉也推而舉之何事非虛文則何事不可府蠹何人不受病則何人不可發藥故臣所責於諸臣者祇願一心任事而以靖共爲轉移以轉移爲匡救則不求遇巷納牖之術而情自格於蒼穹臣所期於皇上者祇願一心任人而以功罪儼事權以賞罰儼功罪則不求更瑟攻玉之方而令自行于流水所去君臣同心治化乃成以此遠追堯舜之熙洽近嗣太祖之隆平可也何漢唐以下庶幾小補者之足論焉抑臣更有芻蕘之獻帝王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以不息爲恒體故帝王之所以行道者亦無一日息

皇上赫赫明威昭昭仁問深居而政不旁貸恭已而化若風行翔洽寰區多歷年所前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自朝而漸午今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至午而正中此正離明萬彙震動百昌之日也伏願

超然玄覽憬然勵精復

經筵日御之規廣廈細旃與四五儒英商皇王之郅理修禁庭晝接之例平臺煖閣與二三輔弼講文武之弘圖以不息之心行不息之道將氣機動盪於三極神采煥發於兩間出自

皇上之一心而有餘矣又奚道法之不彰也哉臣愚不識忌諱仰瀆

宸嚴曷勝惶悚隕越之至臣謹對







諭廷臣曰天下若無難治第君臣同心一德一慮則庶民萬事鮮有不康又

諭曰居官者大小不同要皆各盡其職而已昔范文正凡日所為必求與食相稱或有不及明日必補之賢人於國家盡心如此朝廷豈有廢事煌煌哉真建極錫極之謨已朕夙夜祗繹罔敢怠寧亦冀百爾有位同心戮力急公忘私以匡朕之不逮而邇者人懷疑二事多因循紀綱日隳風俗日薄職業日廢議論日繁豈自全之意多好于而邦者少歟朕甚憂之夫人皆吾人事皆吾事率作輿事非夫人之與而誰與要以各舉其職則官不易方共圖其業則心無二用譬之理家耕者織者各業其業而家道成矣治天下要不出此不然母乃錫極者猶未至歟自今欲與公卿百

執事共矢乃心有俞嗚無猜嫌有異同無畛域有好惡無偏陂有實政無虛談究使上錫福下保極以庶幾於蕩平正直之道其何脩而可爾多士尚揚確之毋諱毋歸朕將親覽焉

臣黃仕俊

臣對臣聞帝王之建極於上而錫極於下也必有不自用之心以公天下而後能使群工相勵以成奮庸翼亮之弘功必有不自貳之心以信天下而後能使一德交孚以收雍熙沕穆之至理何也君心常易自用惟矢諸宥密之微達諸委任之顯令大小各盡其用內外各展其能而操率作省成之術以布天下之賢才於庶位是之謂公君心或多自貳惟存諸淵涓之中通諸堂陛之際令上下不聞其



狀元  
卷一  
三十一  
哀初終不携其念而推真誠肫懇之意以攄天下之獻念  
於當官是之謂信公爲信運則責付人人任事而無自勞  
以傷職要之體無自贖以虛職詳之司是以人與事咸協  
於理而明聽翼爲四海昭庶績其疑之象信爲公本則形  
迹融精神聚而無以猜疑起睽隔之嫌無以拘繫隳誠孚  
之誼是以天與澤互聯於志而上行下濟一堂隆泰交喜  
超之休自古明盛之世君不自爲心而曲體人臣靖共獻  
納之忠務使得罄其才力故臣亦不自爲心而仰副人君  
推懷置腹之愛必期交質於隆平當其時遐邇莫不載德  
朝野爲之同風上錫其福下保其極躋海宇內於蕩平正  
直之路則必由此矣欽惟

皇帝陛下

神資天縱精凝於中和位育之猷  
至德性成衷涵夫仁義禮智之蘊  
謹天戒以彌虔時勤脩省之思於日蓋  
軫民艱而苦切廣軍蠲賑之澤於雲敷  
徽號特崇而孝思維則遠高問視之芳摹  
元良懋建而身範率先永垂慈貽之懿術  
寬仁博厚之德東漸西被隨在澤飲潤而含醇  
英武震肅之威赫聲濯靈蓋人凜風行而雷厲允乎建其有  
極錫厥兆民直使位署皆清白承休之傳問閭觀雍熙迓  
衡之盛矣乃猶聖不自聖特進臣等於

廷俯賜

清問舉帝王執樞立極之道逮國家建官任事之規博稽君臣



各得之訓上朔

皇祖交警之猷而務諷其要是雖時當豐豫而恒以振綱飭紀  
 惕其懷運際泰寧而猶以圖治任人履其慮臣也仰窺  
 純衷即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曷以加茲惟是伏處蓬茅竊懷葵  
 藿敢不披瀝以對 臣惟人君之執皇極以理萬民也猶天  
 之執玄樞以化萬物也天有四時之官五行之吏以鼓暢  
 其所為生育者敷布其所為收藏者而行生之大化揚詡  
 於覆幬持載之間天又有於穆之精不已之命以默運其  
 所為生育潛通其所為收藏者而玄默之真元日融流於  
 照臨震濡之表其大化有所寄也天之不自用也而其體  
 至公而不勞其真元有常流也天之不自貳也而其神至  
 信而不易人君亦法天而已法天心之公以任人則一日

二日之幾上勅之而賴下以代之孰興孰革之故上圖之  
 而藉下以襄之必不至有叢挫委置之虞法天心之信以  
 用人則同心同體之誠有以聯之匪躬匪懈之蓋有以鼓  
 之而不至有釜鬻牽制之患故夫寰海歸一人之極宇宙  
 成平直之風人共由於一道而世 合為一心豈不以是  
 哉粵稽諸書稱皇建其有極用敷錫厥下民則極者聖人  
 所以定天下之趨而一其心也乃有能有為固在所念而  
 未協於極者亦可訓之以近天子之光濡朋比德誠屬其  
 辜而不罹於咎者即可受之以歸錫極之內行釐而邦昌  
 義遵而彛率何極之不保亦何福之不敷乎漸遠於率遂  
 流於澆極之不遵而因生岐路岐之互起而因有二心心  
 二而始自全之意重任事之念輕國受其敬而誰司其尤



狀元第 元首卷

矣夫君臣不二其體豈容形迹之強分百官各得其職始致萬事之得序若夫處置誠合其機宜且將中材可收為全品斯於皇極之旨庶乎互發要惟托天下以公心乎天下以信心則皇之所由建極者耳洪惟

太祖高皇帝驅逐胡元一洗行禽腥土之穢肇造區夏再觀聲名文物之隆大綱整肅四海還淳迺其

番諭群臣立教萬世若曰君臣同體惟一德一慮則庶民萬事鮮有不康又曰大小盡職惟為與食稱則盡心國家豈有廢事大哉

王言煌煌乎建極錫極之讚已故其時因大地以昭堂簾而賢能布滿於庶職大公也交地天以聯上下而尊卑貫浹於一心大信也貽

皇朝錫福之盛開億載保極之休豈無自與嗣我

皇上通績鴻業瑩精太平三十五年於茲夙夜祗繹為百官倡固宜就列者同心而効力服宋者急公而忘私以佐敷極之理夫何邇來人萌疑二之思事君因循之弊紀綱未覩其振肅風俗且入於彫瀆職業漸隳議論繁起夫非私以自全者其好于而邦者少與宜煩

聖問之惓惓也臣以為天下猶家然理家者耕以問奴織以問婢各司其職而不亂亦斗粟不有寸縷不私共圖其業以相成故能主伯兼資緩急是倚夫天下亦若此矣腹心之臣殫誠以格股肱之佐畢志以勸誰司督率務端正物之楷孰任糾繩必盟勿欺之節撫綏則鴻鴈恤其哀馨繭絲易為保障捍禦則雀苻消其鳴吠鎖鑰固其防閑人有責

狀元第 首卷



而人副之斯官不易方共有責而共營之斯心無二用官  
不易方而截然有一定之幹運心無二用而毅然効竭廢  
之驅馳於以省浮議而著官常於以挽澆漓而飭弛玩夫  
孰非諸臣者責而總以會皇之極耳臣伏讀  
聖制謂欲共矢乃心求所為錫福保極以幾於蕩平正直之道  
則舍公信兩言將安所效其涓埃乎蓋極者皇之所建而  
敷之臣庶者也心者極之所會而握之方寸者也心隘於  
私則自用不復用人而極以偏心溺於僞則自貳因以貳  
人而極不一惟謹之於獨以清私僞之萌誠之於意以操  
公信之意公則無不公匪直朝無私人祭無私藏思無私  
好戚無私惡即幾微備任之見且盡捐之以與天下通信  
則無不信匪直及指不惑疵影不求疑事不行二令不設

以此彰信則本無自貳之心安萌僞想而神與天凝若四  
時之不忒凡此群工仰承休德有不一乃心以供王事忘  
家恤以襄國猷者哉不仁者遠誰非錫福之人大道同由  
孰是偏陂之路蕩平正直之道海寓熙然而不已之令聞  
無疆之壽考我

皇上直以建極之躬安享之矣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草茅賤  
士不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皇制曰朕惟自古帝王之治至無為尚矣豈其主神聖莫及  
 而能以一人獨運成功無亦下有忠勤任事者為之共念  
 分猷臣伐其勞而主乃享其逸歟帝王無為莫如堯舜禹  
 考當時荒度樹藝虞衡之臣胼胝不顧身過門不顧家即  
 列在巖廊而夙夜惟寅思口孜孜則彼左右宣力如四岳  
 九官十二牧勞可知也故二帝不過率作爾省成爾而庶  
 事康萬幾理夫非臣之力歟供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宇瑩精太平嘗  
 諭廷臣曰朕觀書以元首喻君股肱喻臣自古君臣本同體  
 君獨用則臣職廢臣不任則君事勞  
 諭外臣曰贊臣之事君也視君如親視國如家視民如子凡

甲辰科 萬曆三十二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之治至無為尚矣豈其主神聖莫及  
 而能以一人獨運成功無亦下有忠勤任事者為之共念  
 分猷臣伐其勞而主乃享其逸歟帝王無為莫如堯舜禹  
 考當時荒度樹藝虞衡之臣胼胝不顧身過門不顧家即  
 列在巖廊而夙夜惟寅思口孜孜則彼左右宣力如四岳  
 九官十二牧勞可知也故二帝不過率作爾省成爾而庶  
 事康萬幾理夫非臣之力歟供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宇瑩精太平嘗

諭廷臣曰朕觀書以元首喻君股肱喻臣自古君臣本同體

君獨用則臣職廢臣不任則君事勞

諭外臣曰贊臣之事君也視君如親視國如家視民如子凡



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知無不為若避難而憚勞則事不立矣以

太祖神聖而所求臣者如此惟時賢智効勞股肱畢力業倅勛華世濟唐虞有以也諸士亦能揚厲其盛歟狀祗通

先猷精思上理比年以來雖以殿門未建深居靜攝而幾務常親章奏畢覽兢業一念何嘗斯須少弛乃心勤而事在志

切而効踴躍治日媮民生日感士習日詭風俗日澆帑藏日虛行伍日耗姦宄日巨災祲日聞其故安在無亦邇來

浮虛習勝散暢弊滋如

聖祖所謂避難憚勞者多而忠竭力為國家任事者少歟朕

見人臣自為謀鮮不減

力而讓能者幹國則急何說也今欲責成士夫各據乃

心力為朕任事俾吏稱民安士醇俗愿儲盈伍實效思誠銷肆予一人垂拱仰成庶幾無為之治何道而可爾多士其正言之毋諱

臣楊守勤

臣對臣聞帝王之理天下也必其君有委任責成之實心而後能使群工翼勵以收奮庸熙亮之鴻功必其臣有竭忠宣力之實念而後使一人垂拱以享和平清淨之盛治何也人君之所與合歟而其理者臣也人臣之所為環向而効忠者君也君不任人則無以獨運而成功故必慎選天下之賢材以布列於庶位而無以臆斷廢委用之誠無以綜覈先推心之誼斯可以率作省成而俾人人各罄其心力以抒九重望治之思臣不竭忠則何以盡職而共



位故必俯殫生平之智力以畢致於當官而無以身圖弛  
報主之義無以內顧忘許國之貞斯可以弼工釐績而俾  
事事咸協於理以奏萬方寧謐之化故明盛之世其君不  
自以其心爲心而務體臣子懷自獻之心以爲心則委  
信專而人皆得以展布其四體其臣亦不自以其心爲心  
而務體大君虛懷側席之心以爲心則圖報切而君始得  
以坐享其幾康當其時上有元首維明之頌而不聞有賢  
責之名臣有股肱維良之稱而不聞有尸素之誥鉅細畢  
舉朝野同風而無爲之治亘絕千古良有以也此非

今日安望哉欽惟

皇帝陛下

英資天縱秉仁義禮智之全

至德性成建中和位育之極

嚴天戒而恐懼脩省之意時勤

軫民艱而賑恤矜全之恩恒濟

慈孝兼弘以奠大猷而盡倫盡物之規立隆於萬世

文武並用以綏長治而來同來享之軌遍訖於遐荒

德澤與雨露同其淪濡而衆志之允懷者所在塗歌而巷

舞

光明與日月同其焜耀而姦萌之懾息者靡不睨見而雪消

以此孚於有位鼓舞庶寮固將使東躬直己之風布蒲於

序列朝虔夕惕之詭競奮於臣鄰矣乃猶以浮虛之習日

勝翫榻之弊日滋而欲覩帝王無爲之化特進諸士於

廷俯賜



清問暢焉咨所以任人弘化之方黜浮整玩之術而遠追唐虞之烈近溯

太祖之謨臣有以仰窺

純衷思治雖泰寧有象而不忘得人敷治之懷豐豫無虞而不志倡率考成之念臣雖草茅賤士然伏睹吏治民生之媿感士習風俗之詭澆帑藏行伍之虛耗姦宄災祲之薦聞每欲一效芹曝而無繇敢不披瀝以對臣聞君一天也天有無窮之大化而不能以自運必藉日月星辰風雨露雷四時之職五行之吏各司其令各宣其氣而後歲功以週品物以遂無或有壅閼湫底其間者而天始成其清虛浩蕩君有無窮之治理而勢難以自給必待心膂手足庶司百府承流之臣奔走之佐共致其身共畢其分而後五辰

時標象度具貞無或有委瑣叢控其間者而君始克以揖受成故君而不虛心用賢倡始聯屬以作忠非所以體天而宏默燮之功也臣而不君爾忘身國爾忘家以副托非所以報主而懋代終之義也稽古唐虞之際君兢兢業業不忘其咨傲余之慮以下資其臣而臣閔閔師師各體獨憂敷治之心以共臻於理維時禹任荒度稷任樹藝益任虞衡上之所以因材而受任者一何專也而胼胝不恤三過不入身家不顧下之所以宣力而分猷者又何憂也故九官岳牧之徒罔不夙夜勤勞以法嚴廊維宙之志而庶正萬幾罔不率屬阜成以擴時雍風動之化人知巍巍蕩蕩堯舜之治萬古莫及而不知其上下一心以成此實效爾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以恢混一之勲營精太平以垂萬禩之業而於任人一事尤惓惓焉嘗

諭廷臣曰朕觀書以元首喻君股肱喻臣自古君臣本同一體君獨用則臣職廢臣不任則君事勞洋洋

聖謨交鑿之思弗切於此美嘗

諭外臣曰賢臣之事君也視君如親視國如家視民如子凡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知無不為若避難而憚勞則事不立矣煌煌

懿訓屢省之旨弗厭於此矣是以當時賢智僉竭其慮文武悉殫其能吏治民安而釀成一世通導路之盛儲盈伍實而潛消人妖天變之萌卽業倖勳聖世躋熙皞非偶然美嗣我皇上注思上理躬先大政以致隆二十者已踰三紀於茲比年以

來雖

深居中禁而幾務之裁決未嘗不親雖

靜攝凝神而章奏之批宣未始或輟固宜靖共爾位輻湊効忠者遍中外而事顧相左效乃闕踈其故何也無亦避難憚勞者多而殫忠竭勤者鮮歟臣以爲人君辨官任事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業已不私其有以與臣共而人臣析圭擔爵肢體非吾有肝膽非吾有血氣非吾有豈得自便其私以不為君用故以自為身謀之心謀國則利害必悉終始必慎矣以自為家計之心幹國則綜理必周救寧必密矣惟身家之念重而忠盡之念分故吏治嘗醇美而積薪自棄碩鼠頽耳則弊在鮮廉耻而隳篋蓋也儻亦砥懸魚瘞鹿之節而奉法循理以勵之乎民生嘗裕矣而



莫楚是樂鴻鴈與歌則患在苦繭絲而踈撫字也儻亦嚴  
政虎賦蛇之戒而蠲煩去苛以綏之乎士習自端而趨詭  
則董率者非也誠先器識而後文藝而奇衰者黜躁競者  
黜則詭可使正矣風俗自朴而之澆則砥柱者少也誠尚  
節儉而抑淫靡而僭踰者法寬陵者法則澆可使質矣會  
計之臣非乏也而帑藏日虛是在清庶之人不難以身任  
怨而公私必核上下必稽庶足酌盈而濟虛乎緹騎之籍  
非減也而行伍日耗是在嚴翼之人不難以身任事而老  
弱必汰虛冒必清庶足震懾而起懦乎姦宄有所窺伺而  
生則各敬爾身以彌之者容可已也災稔有以相感而集  
則昭假無羸以消之者容可射也夫如是則自靖自獻之  
忱不愧於古人而無有惰窳處諱之失以玷官常匪躬匪

懈之操可質於衾影而無有負乘覆餗之弊以虛委寄斯  
不亦忘身忘家者所宜爾也而要之此臣之所以任事也  
非君之所以任人也夫任人者而寧惟是憲憲焉聽其泄  
沓觀望縮朒不事為哉又寧惟是斤斤焉厲其威嚴法制  
日事屑瑟為哉蓋有所以握先勞之本焉而未可空文藉  
也 有所以神鼓鬯之機焉而非可清淨理也故欲人之無  
浮夸莫若先之以實欲人之無翫愒莫若先之以勤有如  
唐虞細旃之上事所必行者斷斷行之而無牽旁落事所  
必已者汲汲已之而無徂因循則仰興利除害之政者方  
快心揖志以樂與更始而誰不以實應也清廟明堂之中  
事闡欽若者蠶翼躬虔而無委代攝事關裁酌者孜孜臨  
蒞而無尚聲聞則仰畏天勤民之慮者方赤衷白意以競



相淬勵而誰不以勤應也蓋君不私其家而以天下為一家故臣罔敢營其家君不私其身而通天下為一身故臣罔敢暱其身是謂率作省成之實心與弼工釐績之交孚共協以躋於理意我

皇上所以遠追唐虞邇隆之風未延

太祖昇平之業者端在斯乎而抑臣有

獻焉以臣之卑其仰而願忠於君也恒無窮而或苦於志意之約結形迹之避忌以君之尊其俯而通博於臣也恒甚易而何靳於便宜之是假體悉之是優以今

皇上神聖廓然顯明其道若揭日月而行天堅金石而布令以消中睽外疑之端而又盡捐其聰明務寬其文法以開安位行志之路彼任事之臣有不棄家急公危身體國以緩

宵旰之憂者臣弗之信也而官人必先於知人知人尤本於清心伏惟

陛下澄神慎德以大公好公惡之源且

疇咨晉接以純勿貳勿疑之矩則用必當事事必當功而其疑之象立見於清時惟不暇逸乃能自遠而端拱之化永傳於奕世尚何有於咸五登三而綿曆數於無筭也臣愚不

識忌諱干冒

宸嚴無任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皇帝制曰朕聞隆古帝王罔不念祈天永命者而惟久道成化  
 得之易稱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詩稱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傳稱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  
 義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斯篤論矣洪惟我  
 皇祖世宗肅皇帝嘗臨軒策士親賜制問有曰朕思首自三代  
 以來迄于宋終中間雖歷世有久近而其君之歷年亦有  
 長短要之皆自其為君者何如又曰皆基之於先王德澤  
 洽於民心亦繼之以嗣王能盡持盈滿之道者也煌煌  
 聖訓朕時恭繹焉我國家  
 太祖開基功德與天地並  
 成祖再造貽我後人

辛丑科萬曆二十九年

皇帝制曰朕聞隆古帝王罔不念祈天永命者而惟久道成化  
 得之易稱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詩稱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傳稱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  
 義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斯篤論矣洪惟我  
 皇祖世宗肅皇帝嘗臨軒策士親賜制問有曰朕思首自三代  
 以來迄于宋終中間雖歷世有久近而其君之歷年亦有  
 長短要之皆自其為君者何如又曰皆基之於先王德澤  
 洽於民心亦繼之以嗣王能盡持盈滿之道者也煌煌  
 聖訓朕時恭繹焉我國家  
 太祖開基功德與天地並  
 成祖再造貽我後人



列聖續承暨于朕躬天命自度夙宵惴慄常思遠追所聞不宜  
近忽所見朕生之 及

皇祖 皇祖恒以敬

天法

祖親賢恤民為要務以經術為本以法律為輔以明作修內治  
以安靜飭邊圉官府之間肅然奉法華夷遠近穆如和風  
至于稽古考文尤為謹備而皆發之于老忠本之于敬一  
殿亭榜字皆取洪範無逸名之

淵衷所存廩廩三五之盛四十五年有如一曰賢親樂利至今  
思慕不忘尔多士雖晚尚有能揚勵之者歟我國家景運  
繇

皇祖益綿而

皇祖享國亦自長永莊誦此

制乃在嘉靖十四年仰窺

聖心以持盈滿為兢兢自昔然矣朕不揆寡昧景行惟勤誠不

知何所脩為而可幾此故不復更端即舉

皇祖之清問者清問尔多士其悉心陳對朕將擇善而從用祇

承天休欽哉毋略

臣張以誠

臣對臣聞帝王之保治也必克遵成憲而後可以為永命  
之至計帝王之法祖也必善體心傳而後可以為繼志之  
極思何也人主之 承者帝命也而其所憑藉者祖德  
也天命可去亦可 而每纏綿固結於一姓由夫積累深  
厚有以邀天眷而貽之於子孫祖德易合亦易離而克嗣



續續承於後王由夫羨墻默契有以遡心源而承之於奕  
世心切於法祖自不敢以放逸怠惰之念棄而敬德以光  
志主於無逸自不必以法制禁令之迹拘而心法以合古  
帝王所以續大承休格天保命端拱堂皇而措國祚於泰  
山之安圖維一世而綿國脉于萬禩之久者其道端不出  
此藉令有見於天命之當保而先棄祖德如弁髦則雖極  
宵衣旰食之勤而既與祖德二即與天命二何以格穹蒼  
而使之惠顧有見於祖德之當法而先置吾心放逸則雖  
按故府往牒之遺而既與心源二即與憲典二何以由舊  
章而與之合符故善保命者求之祖而已善法者求之心  
而已創業與守成無二道而前人之所以善作即後人之  
所以善述中興與繼世亦無二理而在我之所以立心即

祖宗之所  
長治之休  
以立德續先世重熙累洽之慶而貽後嗣久矣  
其本端有在矣欽惟

皇帝陛下

聰明睿智具大  
有為之資

惕勵憂勤存不  
敢康之念

畏天變而脩省  
之圖常切不徒減膳徹樂之虛文

憫人窮而擾害  
之戒特嚴糞止解衣推食之小惠

湛恩濺澤與河海  
同其淵深

赫聲濯靈與風雷  
同其迅厲文恬武熙內安外謐號稱極治

盛際海內喁喁  
方思歌詠太平然猶惜時保業屠安慮危

開承明之

延進草茅之而與  
之圖維治安揚權

大元度



祖德詠以持盈保泰

皇祖之所以策士也

先朝之故實且不此

樂乎無以對祖

陛下之心而已嘗

德以開夫承前

君多歷年所以

有不涸之久道

歟則其旨在無

以疾敬德知民

法惟恭默嘉靖

畏如中宗故其

之謨究以祈天永命之實而即以

策用等臣生也晚節

則詳其萬一罪與世之心源又豈能窺其種

物求之

美欲底一世於太平也必使其君全備聖

曆後之勲美欲觀聖治於有成也必使其

究其法典妻畏之畧故自古承命之君未

化威者豈壽身與壽國其道固有相通者

進之籍矣昔周公以永命戒成王既道之

休矣而又以商周之主其享國最久者為

如高宗故其享國五十有九年惟嚴恭寅

享國七十有五年惟自朝至於日中昃不

暇食如文王故其享國五十年蓋無逸以清其心源

衆欲無所乘於內而君志日益清明君身日益彊固壽

之道也無逸以端其治源則百私無所濫於外而君德日益

下究民隱日益上通壽國之道也故易之言元吉也而本

於視履考祥則舍吾身之善動無所謂也詩之言多福

也而本於永言配命則舍吾身之脩德無所謂福也傳之

言定命也而本於動作威儀則舍吾身之受中無所謂命

也慎之言動視聽之間而遂關乎吉凶善敗之大疑之幾

微有密之內而能格于穹蒼玄默之表則知祈天之道信

無有過於一心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定天命於開基之始

成祖文皇帝掃除家難保天命於繼體之餘



列聖相承兢業不替數百年來治安如一久而其享國最久長  
致治最熙洽者近則

爾皇帝今則

陛下永祚純禧後先炳耀英風大略前後一揆則

今日所羨墟視倣宜其有專屬也

聖制所云遠追所聞不宜近忽所見臣有以仰窺

陛下景行之盛心矣因請得而揚勵萬一焉蓋

肅皇帝天下之英主也而舊居於外凡四方之情僞小民之艱

難無不盡知者養正於蒙凡五帝之典刑三王之法籍無

不盡窺者故其致治也崇尚經術則尊六經正廟祀而非

聖之書不以陳於觀覽脩明法律則式舊典鑒成憲而非

法之事不以刑於舉動明作以脩內治則城社無伏姦遐

陬無向隅而海內謐於覆盂安靜以飭邊圉則波不揚於  
海塵不警於邊而皇圖鞏於王燭其他貞憲飭度稽古考  
文凡以潤色皇猷黼黻太平者不可枚舉然其大要不過  
敬

天法

祖親賢恤民四者而已景行先烈所以爲欽若昊天之實也親

近端方勤恤民隱所以爲善體先志之實也此皆見之行

事鑿鑿可據者然祖德綿遠非真有水木本源之思則志

必怠於率由治心易肆非持以氷兢淵凜之念則勢必趨

於自用

聖制以爲發之於孝思本之於敬一而卽其洪範無逸名於殿

庭者直溯



皇祖之心蓋已得其心傳非徒襲其麤迹矣茲欲紹明休烈永圖至治亦惟不法之以文法之以實而已正人君子

祖宗之所樂育

帝心之所簡在也

以我皇祖之懿德也猶曰親賢而試觀今日懷才抱德之彥能無伏於草莽者乎能無阨於下寮者乎能無一被斥逐而棄不復收者乎則我

皇祖之弓旌加於草茅賜環及於逋臣者可法也閭巷小民

祖宗之所培養

上天之所降監也以我

皇祖之克君也猶曰恤民而試觀今日承流仰沫之衆能無困於征輸者乎能無疲於奔命者乎能無弱肉強食而不得

自伸者乎則我

皇祖之還定以撫流移蠲租以議賑貸者可法也賢人既位小民既皆得所則

皇祖在天之神必式靈之而賢人爲之贊襄小民爲之愛戴卽上帝陟降之際必寵綏之而福澤有不久長國祚有不綿遠者未之見矣蓋我

皇祖持盈之慮在十有四年之初故以克敬開其始而遂成四十五年安瀾之慶我

皇上保泰之謨在二十九年之後必以克敬圖其永而遠貽億萬載無疆之休劄守一心

祖孫合德將商宗姬誦陋於不足處而漢宋諸君置於不必言矣然而敬德之傳非由



肅皇帝始也

太祖常曰今天下已平四萬無事高居晏樂夫豈不可然自古國家未不以勤而興怠而衰者天命去留皆決於是安敢暇逸煌煌乎保泰之令謨矣

宣宗章皇帝常曰今四夷賓服海內晏然古人有言儆戒無虞又曰禍生於懈怠若有怠心少失防閑必有意外之變統兢乎永命之遠圖矣主敬德以保盛治實累朝心法踵而行之則而效之是法

肅皇帝者非即所以法

列祖哉然而克敬之道不易言矣人主一心衆欲攻之羣小伺之而且豐亨豫大之世可以惟吾欲而無不立至蒙安襲慶之久卽或少有失而未至甚眇故未雨桑土之謀哲后

之所以圖幾也而衣衾復隍之警亦世主之所以逆耳也公卿之所矢謨杞人之所過計不過無逸一言而何幸於皇上親發之何盈滿之足憂何怠荒之足懼將見太平之慶中

興之烈由

肅皇帝始之由

皇上成之而長久安寧在此一念決矣言之非難行之實難惟是致謹於危微理欲之辨嚴絕乎攻取誘慕之端而又力學以啓此心篤行以純此心親賢士大夫以維持此心知四方艱難以儆惕此心朝夕不輟終始無間正所謂不法以虛文而法以實事者有不足以紹其心法而繼其治統哉臣愚不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四式驥驥以辨其以辨之不測其故其間主其  
學以習以心無行以辨其以辨其士大夫以辨其  
吳姪蘇欲或辨其辨之辨其辨其辨其辨其辨其  
皇土其之而其之其之其之其之其之其之其之其之  
肅皇帝之由  
皇土其之其之其之其之其之其之其之其之其之其之  
公卿之其之其之其之其之其之其之其之其之其之其之  
之其之其之其之其之其之其之其之其之其之其之其之

茂茂科 萬曆二十六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昔帝王理人羣疑庶績率以綜核名實為先  
務唐虞之時明良相信稱無為矣而詢事考言敷奏明試  
三載九載屢省乃成為法亦何備歟世降而法愈詳人益  
偽名實溷淆治亦剝散或乃曰誠感則予第宜一切用君  
子長者之道但不知誠在中何由而達昔之考詢云者豈  
其誠未至歟後世之綜核者毋若漢宣帝當特吏稱民安  
可謂效矣乃尚有偽增受賞者意檢察之猶未密歟若文  
帝躬修玄默簡節疎目鎮天下以無名之朴而人顧謂孝  
宣不如又何指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勇智天錫超越千古立綱陳紀法度森嚴旌廉能  
摧奸暴用夏變夷重闢鴻荒



列聖遵承有加無墜至我

皇祖世宗肅皇帝英斷如神振怠起衰制禮作樂品式具備澤  
雨露威風霆赫然中興光紹前烈於鑠哉範垂當年而功  
流萬禩矣朕嗣守

祖宗丕業任人圖政惟名實爲兢兢夫何與我共理者不明朕  
心誕慢成習曠官不慙而越局以逞浮靡相尚而刊口惟  
賢求其循理奉法憂國如家者曾幾何人嗟乎文盛則質  
衰言華則行薄自古記之矣故上下以空文相加遺矣而  
吏習尚偷教化宣矣而士風尚詭賑恤頽矣而民困未蘇  
戎兵詰矣而撻伐未張慮讞詳矣而寃滯猶多工費靡矣  
而虛冒猶故束舊章而不守懸新詔而不遵求治彌勞取  
效彌遠誠不足恃法不能維意者朕不敏不明無能風之

歟茲欲循名責實黜無稽旌有功俾治理遠駕漢宣以  
唐虞雍熙之盛何施而可爾諸士方當始進心志精曰俯  
仰世變必有概於中矣宜各據所懷備言之朕將採而行  
焉

臣趙秉忠

臣對臣聞帝王之臨馭宇內也必有經理之實政而後可  
以約束人群錯綜萬幾有以致雍熙之治必有倡率之實  
心而後可以淬勵百工振刷庶務有以臻郵隆之理何謂  
實政立紀綱飭法度懸諸象魏之表可乎令甲之中首於  
巖廊朝宁散於諸司百府暨及於郡國海隅經之緯之鴻  
鉅纖悉莫不備具克周嚴密毫無滲漏者是也何謂實心  
振怠惰勵精明發乎淵微之內起於宥密之間始於宮闈



穆清風於輦轂邦畿灌注於邊疆遐陬淪之治之精神意  
慮無不暢達肌膚形骸毫無壅闕者是也實政陳則臣下  
有所稟受黎氓有所法程耳目以一視聽不亂無散漫飄  
離之憂而治具彰實心立則職司有所默契蒼赤有所潛  
孚意氣以承軌度不踰無叢脞惰窳之患而治本固有此  
治具則不徒馭天下以勢而且示天下以守相維相制而  
雍熙以漸而臻有此治本則不徒操天下以文而且喻天  
下以神相率相勗而致隆不勞而至自古帝王所爲不下  
堂階而化行於風馳不出廟廊而令應於梓答用此道耳  
厥後崇清淨者深居稱朕不理政務尚綜核者欺蒙虛冒  
總事空文人日以僞治日以蔽亦何以繼帝王之卜理復  
隆古之休風而稱統理民物仰承天地之責哉恭惟

皇帝陛下

毓聰明睿智之資

備文武聖神之德

握於穆之玄符承

國家之鴻業八柄以馭臣民而百僚整肅三重以定謨猷而

九圍式命蓋已操

大阿於掌上鼓大治於域中固可以六五帝四三王陋漢以

下矣乃猶進臣等於

廷圖循名責實之術欲以紹唐虞雍熙之化甚盛心也臣草  
茅賤士何敢妄言然亦目擊世變矣顧身托江湖有聞焉  
而不可言言焉而不得盡者今幸處咫尺之地得以對揚  
而無忌敢不披瀝以



臣聞人君一天也天有覆育之恩而不能自理天故下所寄  
其責者付之人君君有統理之權而實有所承受故所經  
其事者法之昊天用是所居之位則曰天位所司之職則  
曰天職所治之民則曰天民所都之邑則曰天邑故興理  
致治要必求端於天今夫天幽深玄遠穆然不可測也渺  
茫輕清昭然莫可窺也而四時五行各效其官山嶽河海  
共宣其職人人沾浩蕩普濟之澤在在蒙含弘廣大之休  
無欠缺以虧其化無壅滯以塞其功者蓋不貳之真默醞  
釀於太虛不已之精潛流行於無極故實有是化工耳然  
則人君法天之治寧可專於無爲托以深密靜攝哉是必  
有六府三事之職司爲實政者人君當思天之心寧可專於  
外務強以法令把持說是必有不貳不已之真精爲實心

者粵稽唐虞之世君也垂裳而治貽協和風動之休民也  
畫象而理成於壤從欲之俗君臣相浹兩無猜嫌明良相  
信兩無顧忌古稱無爲之治尚矣大而詢事考言敷奏明  
試三載九載臣者乃成法制又詳倫無遺焉蓋其濬哲溫  
恭日以精神注於堂皇欽明兢業日以志慮攝持于方  
寸故不必綜核而庶府修明無事約束而九官效職固以  
實心行實政也後世語精明者首推漢宣彼其吏稱民安  
可謂效矣而專意於檢察則檢察之所不及者必漏遺焉  
故僞增受賞所從來也語玄默者首推文帝彼其簡節疎  
目可謂濶矣而注精於修持則修持之所默化者必洋洋  
焉故四海平安所由然也蓋治具雖設而實心不流則可  
欲責之臣臣已窺我之怠而倣效之我欲求之民民已窺



我之踈而私議之即紀綱法度燧然明備而上以文下以  
 名上下相蒙得聰察之利亦得聰察之害實心常流而治  
 具少踈則意動而速於令臣且孚我之志而靖共焉神馳  
 而懾於威民且囿吾之天而順從焉凡注曆規畫裕焉不  
 設而上以神下以實上下交傲無綜核之名而有莫大之  
 利彼漢宣不如漢文者正謂此耳洪惟

太祖高皇帝睿智原於天授剛毅本於性生草昧之初即創制  
 設謀定萬世之至計章考槃之高蹈潁川之治理必旌獎  
 之以風有位浚民之鷹鷲虛衆之梟虎必摧折之以惕庶  
 僚用能復帝王所自立之地成古今所未有之功乾坤闢  
 而再位日月滌而重朗蓋以一心行實政因以實政致弘  
 勲其載在

祖訓有曰諸官民所言有理者即付所司施行各衙門毋  
 滯而敬勤屢致意焉

列聖相承守其成法接其意緒固有加無墜者至  
 世宗肅皇帝返委靡者振之以英斷察廢棄者作之以精明制  
 禮作樂議法考文

德之所被與河海而同深  
 威之所及與雷霆而其迅一特吏治修明庶績咸理赫然中  
 興誠有以遠紹

先烈垂範後世也今我  
 皇上任人圖治日以實政望臣工矣而誕慢成習誠有如  
 睿慮所及者故張官置吏各有司存而越職以逞者貽代庖  
 之譏有所越於職之外必不精於職之內矣則接職而責



之事隨事而稽之功使春官不得參冬署兵司不得分刑  
曹

今日所當亟圖者也耻言過行古昔有訓而競靡以炫者招  
利口之羞有所逞於外之靡必不深於中之抱矣則因言  
而覈之實考實而責之效使捷巧不得與渾樸奮聲恟幅  
不至與輕浮共譽又今日所當速返者也巡行者寄朝廷  
之耳目以激濁揚清也而吏習尚偷即使者分遣無以足  
易其習為今之計惟是廣咨訊嚴殿最必如張詠之在益  
州黃霸之在潁川斯上薦剡焉而吏可勸矣教化者齊士  
民之心術以維風振俗也而士風尚詭即申令宣化無以  
盡變其風為今之計惟是廣厉奉官獨重經術必如陽城  
之在國學胡瑗之在鄉學斯昇重寄焉而士可風矣四海

之窮民十室九空非不頽賑恤也而顛連無告者則德  
未宣而侵牟者有以壅之幽隱未達而漁臘者有以阻之  
上費其十下未得其一何不重私侵之罰清出支之籍乎  
四夷之內訌西支東吾非不詰戎兵也而撻伐未張者則  
守圭執袴之胄子無折衝禦侮之畧召募挽強之粗才暗  
弛張竒正之機兵費其養國不得其用何不嚴遴選之條  
廣任用之途乎黎氓之積寃有以干天地之和而抑鬱不  
伸何以召祥則刑罰不可不重也故起死人肉白骨讞問  
詳明者待以不次之賞而刻如秋荼者置不原焉而寃無  
所積矣天地之生財本以供國家之用而虛冒不經何以  
恒足則妄費不可不禁也故藏竹頭惜木屑收支有節者  
旌其裕國之忠而猶然冒費者罪勿赦焉而財無所乏矣



蓋無稽者黜則百工惕有功者賞則庶職勸勸懲旣明則  
政治咸理又何唐虞之不可並軌哉而實心爲之本矣實  
心以任人而人不敢苟且以應我實心以圖政而政不至  
惰窳而弗舉不然精神不貫法制雖詳無益也而臣更有  
獻焉蓋難成而易毀者此實政也難操而易舍者此實心也  
是必慎於幾微戒於宥密不必明堂聽政也而定其志慮  
儼如上帝之對不必宣室致齊也而約其心神凜若師保  
之臨使本原澄徹如明鏡止水照之而無不見使方寸軒  
豁如空谷虛室納之而無不容一念萌知其出於天理而  
充之以期於行一意動知其出於人欲而絕之必期於  
愛憎也則察所愛而欲近之與所憎而欲遠之若何人喜  
懼也則察所喜而欲爲與所懼而下欲爲口何事勿曰生

漏人不得知而天下之視聽注焉勿曰非違人不得禁而  
神明之降監存焉一法之置立曰吾爲天守制而不私議  
興革一錢之出納曰吾爲天守財而不私爲盈縮一官之  
設曰吾爲天命有德一奸之鋤曰吾爲討有罪蓋實心先  
立實政繼舉雍熙之化不難致矣何言漢宣哉臣不識愚  
諱于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皇制曰朕惟文武並用長久之術每慎操二柄以馭寰宇庶幾  
 內順外威臻至治焉然觀昔之開基英主以投戈講藝選士  
 弘文為美譚而周公訓克詰召公誠張皇顧諟切於成康鄧  
 隆之際豈世亂則寧濟以文時平則戒備以武道又各有攸  
 重歟洪惟我

乙未科 萬曆二十三年

皇帝制曰朕惟文武並用長久之術每慎操二柄以馭寰宇庶幾  
 內順外威臻至治焉然觀昔之開基英主以投戈講藝選士  
 弘文為美譚而周公訓克詰召公誠張皇顧諟切於成康鄧  
 隆之際豈世亂則寧濟以文時平則戒備以武道又各有攸  
 重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混一函夏

成祖文皇帝驅蕩胡氛於鏢武既以

神武之畧為萬民請命迺禮賢置館即當

締造之初延儒直閣亦在

臨御之始以武戡定用文持之蓋規摹宏遠矣

列聖祇紹



漢烈顯承迨於朕躬嗣膺丕緒光撫太平之業且二百三十禩餘  
威懾乎四裔方內安於覆盂而譚者迺謂今文具太盛武備  
寔弛試舉其槩如京師禁旅春秋教練嚴矣而冒蠹猶未清  
何以壯居重之勢諸邊戍卒主客供億煩矣而行伍猶未實  
何以張捷伐之威至於中外府衛綱維秩然縮符襲組材官  
非乏也而聞鉞偶虛動稱無將列屯坐食尺籍具存也而崔  
符竊發輒苦無兵其弊安在意者人情狃於宴安而法制墮  
於積習非大為振飭不可歟考之前史有上言兵之要四  
中  
國之長技五者有因府兵之壞作原十六衛者有請與大臣  
論武於朝舉忠謀之士委之邊任者有以選勇果習戰鬪為  
治兵之實者此皆承熙洽之後總總於經武保邦等慮甚遠  
又或謂安邊捍盜必先治內謂無兵無將繇朝廷二弊者豈

根極之務更有在歟抑謀之廊廟脩之紀綱自可以精竹所  
衝而無煩師旅歟今天下雖稱泰寧而方隅多警斯亦居安  
慮危之時也朕既未能舞干而來羣弓而理將欲經文緯武  
圖修攘之實政以為長治久安計則何施而可爾諸士其悉  
忠櫛畫明著於篇毋有所隱朕且采擇而行焉

臣朱之蕃

臣對臣聞帝王之統一海宇也必肅天下之綱紀而後可以  
維長治之運必聯天下之精神而後可以操久安之樞何謂  
綱紀經之以文緯之以武而令順治之風因威嚴而日益強  
固者是也有綱紀以大精神之用政因時立法乘勢制宜而  
中外之奉明威以修憲度者自有所懾服而無廢弛頽墮之  
虞有精神以握綱紀之本故法自上始制由中出而遐邇之



承德意以安紀律者自有所融浹而無汗格偏駁之患蓋惟  
治不忘亂而不徒侈太平之文具以踈牖戶綢繆之防是以  
危可常安而終將賴廟廊之武畧以保宗社苞桑之業古帝  
王所以輯寧區宇界限華夷而俾子孫安享久長者其道端  
不出此有如恃武之足以勘亂而置文事為緩圖固非所以  
垂燕翼之永計若但矜文之足以飭治而忽武備為踈節亦  
非所以奠守成之弘庥此其綱紀之設施已有偏而不舉之  
虞况望精神之聯屬獨有流而不息之機哉無惑乎盛運靡  
常恭隆難保而先世之所為經營拮据者不免漸漬而歸於  
積衰極弊也圖修攘保治安端在  
今日而可以決光裕之策矣欽惟

皇帝陛下

止孝止慈惟

聖畫倫而王度光昭於海寓

允文允武與

天合德而皇風鼓鬯於寰區

省躬約已凜凜然兵農在念而解澤隨渙號以俱流

殫慮悉心炯炯乎夷夏為防而震耀乘乾明以並著東西龔服

固已

樽俎而鈔折衝之功士伍風偷亦且

談笑而得轉移之術矣然猶不敢怠荒進臣等於

廷而諏以振飭之遠猷根極之上務原古昔文武並用之意究

當時文盛武弛之端而欲舉實政以廣治安豈以惜時保業

之慮即臣等亦嘗有槩於衷耶臣愚敢不秉誠披丹以效芹



曝於萬一乎臣聞除亂利用武興治利用文者酌機權以康  
天下之急務也亂過而風勵以文治成而維持以武者定樞  
紐以貽萬世之本謀也故光武太宗稱開基英主而講藝於  
投戈之餘選士於弘文之館若偏重在文矣實以濟其武之  
不及而不涉於威猛周之成康稱郅隆盛際而周公之克詰  
戎兵召公之張皇六師若偏重在武矣實以制其文之有餘  
而不失於優柔要其綱紀之昭布於天下者有時乎以文勝  
有時乎以武勝而虛文不若實事之收功則欲使祖宗締造  
之鴻業有以傳之萬世而無弊誠不可一日而緩於飭治振  
起之圖精神之默運於九重者必不以窮黷爲武必不以浮  
靡爲文而政令不若心思之立本則欲使四方維治之令猷  
有以底於真實而無偽尅不可一念而流於粉飾觀美之首

如是而後居重馭輕之勢若振其綱而有條不亂順內威外  
之畧若執其柄而無舉不勝者矣是故晁錯因漢制之襲于  
安富而匈奴之數困中國也欲以利器鍊卒知兵擇將之四  
要握其機以勁弩長戟短兵輕車步鬪之五枝運其長杜牧  
因唐制之變爲曠騎而國勢之漸成驕弱也作原千六衛以  
明初制之善而制慨于變法之難欲置府立衛以復祖宗之  
舊而潛杜夫叛篡之禍范仲淹司馬光因宋制之習於文爲  
議論而西北之交爲我齟齬也請與大臣講武畧舉忠謀任  
邊務以壯長勝之威請選勇果於材官習戰鬪於平日以盡  
治兵之實此皆老成謀國深長策事而真知保邦必本于經  
武熙洽不貴消兵也至若探本窮源則又有如韓琦所稱治  
內必先而後安邊捍盜之效可冀三弊務去而後無將無兵



之失可挽乃其所謂治內去弊亦不過曰紀綱之當立也忠  
佞之當分也浮費之當節也橫賜之當罷也逸游之當省也  
奢靡之當禁也干請之當絕也僥倖之當抑也號令之當謹  
也賞罰之當明也功實之當責也此其兢于外事而實陰有  
補於武備豈非往昔之覆轍而可爲今日之明鑒者哉洪惟  
太祖高皇帝仗劍以清函夏而禮賢置館即在倥傯多事之秋  
成祖文皇帝犁庭以蕩胡氛而延儒直閣不越圖籍誕膺之始信  
爲武不廢文而遺

十一朝以安攘之大計倡億萬載以保業之宏摹者矣嗣及  
陛下聿纘丕緒之垂光撫大平之盛誠有措海甸於安瀾而暢餘  
威於四裔者乃

清問所及猶慮武備不若文俱之條而惓惓爲振飾安攘之實政

計也臣請始終以肅綱紀聯精神之說進焉京師爲天下根  
本禁旅之精強固所以壯居重之勢也而教練徒嚴冒濫酒  
故則在以簡覈爲綱紀而精與主帥相通則主帥未有獨與  
偏裨士伍相沮闕而不挾纊超距以思奮者矣諸邊爲京師  
襟帶成卒之勇悍固所以張捷伐之威也而供億徒煩行伍  
未實則在以訓練爲綱紀而精神與督撫相合則督撫未有  
獨與邊將騎卒相攜貳而不爭先赴虜以報效者矣府衛之  
材官星布碁列而專銳分閫輒之將材則考校非其綱紀乎  
而純濇乳口者不得與將種爭道而馳則雖越在萬里外而  
精神常徹於天府一臂指使之而躬符組者安往非真將軍  
之亞夫也州郡之屯牧鱗次繩聯而萑苻竊發動稱兵弱則  
清查非其綱紀乎而侵占影射者不得覘廢兵弱肉而食則



雖安恬隴畝間而精神常洽於中朝一按籍呼之而脩釜錘者安往非趙充國之金城也宴安之情雖人之所共狃而綱紀昭布其精神隨之以四遠並流而無所不貫譬之耳聽目視手持足行當有各司其職而不為物交者此振飭人情之一大機括也積習之弊誠法之所難防而精神鼓舞其綱紀因之以霞變雲蒸而無所不新譬之聰啓明通飭柔握固當有攝於元氣而喻以不言者此又振飭法制之一大根本也機括運而中外之兵制既以脩舉則明示天下以可畏之威而所謂文明之景運且將藉以永延而不替根本培而中外之人心益以浹洽則默宰天下以不已之誠而所稱文治之精華且將賴以長聚而不離即方隅有警奚損極治之萬一而先事修備之餘且愈有以動

陛下乾陽之衷而衍泰寧之運而矣况東顧而鯨波已息西望而而么麼可平又何足煩慮而陳不必然之畫哉抑太平有要不在邊境而在廟堂經理有基不在號令而在綱紀所謂折衝以精神而無煩師旅蓋

陛下已洞晰天下之治原而臣益知舞干之化行將媿美虞廷而弓之風必有同符周武者欲圖實政則不能外精神以為他圖欲計久長亦不能舍精神以脩末計精神一弛豈惟兵不可以轉弱為強即朝夕左右之羣工且無以通簾陛而成泰交精神一勵豈惟兵可以挽衰成盛即四方萬里之夷荒亦有以孚心志而樂歸命矧禁旅親承

輦轂之風猷其顧化既速於抱鼓邊戍獨荷優渥之賚予其感敷益切於銘鏤材官沐浴於世賞之久延豈無招糜自矢之



念屯牧沾濡於耕鑿之水庇孰忘制挺使撻之思而忠其終  
徂於宴安墮於積習於振飭之效不可發乎抑臣猶有  
獻焉君身者天下之本也綱紀所由植立精神所由運旋也君  
心者尤君身之本也植綱紀而不以始終改節運精神而不  
以久暫易操者也臣望

陛下體天行之健而日日維新秉不息之強而乾乾匪懈紹

休於禮賢置館延儒直閣之初制而咨詢不憚於勤勸則議及  
修攘而從容講畫之間可以得詳審嚴密之體因可以鼓流

通貫徹之忠繼

美於函夏混一胡氛驅蕩之弘規而眷注不吝於蕃錫則功在  
修攘而奔走禦侮之餘可以奏泰山四維之安因可以收集  
恩廣益之助勿以

春秋時盛而移慮於自逸之途則獨運於

璇宮瑤室之中而精神自與窮簷蔀屋相管束勿以物力豐盈

而適志於恒足之境則自守於澹泊寧靜之內而綱紀自與  
遐陬僻壤相昭宣其以仰承

祖烈而跨越成周端有不出戶而知天道不大聲色而坐制四方  
者矣臣伏讀

聖制居安慮危之一言而悉摠忠蓋則舍清心寡欲別無所以肅

綱紀而聯精神者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  
百官以正萬民其道必不出此而用武以維文之衰治兵以

修正之實直舉而措之耳惟望

陛下垂聽芻蕘採擇而施行之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草茅賤士  
不識忌諱干冒



也言者謂宜省議論振紀綱似矣乃謀夫孔多莫執盈庭之  
咎惠文虛列率遺扞罔之姦今何以能簡法何以能嚴歟茲  
欲擇遠猷以定命執大寶以成孚使令重君尊國安而民以  
寧壹其何修而可多士其悉意以對毋泛毋隱朕將親覽焉

臣翁正春

臣對臣聞帝王之臨御宇內也必有飭治之實政然後化機  
擴而風勵之典以彰必有宰治之實心然後化原端而中正  
之極以建實政者何申畫一之條垂確然之軌以震耀遐邇  
使萬民之心志耳目日繫屬於象魏而祓濯維新者是也實  
心者何黜繁縟之文凝真誠之懿以默制鈞陶使一人之精  
神意慮日淪浹於寰區而鼓舞莫測者是也實政措於外是  
即其整齊嚴肅者與斯民相持循而明示之以法也法立而



天下卽以法遵之初何患乎輿情之弗率實心存於內是卽其肫篤懇切者與斯民相漸摩而潛喻之以神也神運而天下卽以神孚之又何患乎國維之弗張隆古帝王所以凝旒大寶而朝廷體統巍然等天地之常尊端拱穆清而宗社生靈晏然若盤盂之永謐者繇此道耳藉今有實心矣而非政以出之則宵旰雖勤鼓舞無術人心風俗安所振而刷焉而天下之勢卒日流於潰亂而不可收有實政矣而非心以宰之則粉飭徒具粹白已漓政教號令安所疑而注焉而天下之機卒日至於頽弛而不可振此輓近之陋習庸主之淺圖固宜溥熙鏗懿之理寥窅兮罕覩也蓋不能無待於

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歷科廷試狀元策

首集

已丑狀元

漪園

焦

竑

編集

已丑榜眼

曙谷

吳道南

校正

壬辰科

皇帝制曰朕遠稽古昔而有感於胥庭沕穆之世其民不誘而親不嚴而治意甚慕之而溥風既邈至道靡得而徵焉二帝之典三王之誥其粲然者則可見矣或者乃謂道衰於書契德薄於政教又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豈質文之變帝王所不能違歟三代而下惟漢之詔令為近古王通氏至取以續書而或褒孝宣之烈優于孝文或美元和之治懿于永平豈寬嚴之宜父子亦不相襲夫道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信斯言也皇極敷言固自有本而不專恃



于今歟乃樞機喻以絲綸精神象之渙汗鼓舞擬于風雷定保比之金石其稱今若此慎重抑又何也我

太祖高皇帝經綸草昧開闢文明若

祖訓大誥諸篇正綱常定名分戒偏黨詰凶頑

聖謨洋洋同符典誥亦可悉舉而揚厲之歟朕祗通

先休恪遵成憲凡植綱陳紀匡世範俗之具可以維教化淑人心

者儲恩延訪至熟矣乃勸誘愈亟玩愒愈滋禁戢愈詳悖慢

愈甚徃士伍辱將校今則操刃嚮之矣徃屬吏傲官長今則

露章彈之矣徃宗庶許親藩今則衰甲攫都市矣徃豪右凌

有司今則衿弁闕公庭矣其他恣睢無良背禮而傷教者誰

以一二數而詔之不聽誠之不悛即三令五申徒勞無功一

切寢閣豈奉宣之失職歟抑今煩法弛所以救之者非其

天縱玄德應五百載之昌期

躬撫瑤圖紀億萬年之正統出

齋閣箴銘以檢心性

志勅時幾罷貞觀政要而講禮經

神游聖學流汪洋之澤中外沾濡廓嚴肅之威華夷震疊治隆

化洽蓋已躡三躒五卑視近代而樸樸之矣迺猶

聖不自聖進臣等而首諷以帝王文質之變與夫漢今寬嚴之宜

終有感於玩愒悖慢之風而深惟乎尊君安國之術臣有以

仰窺

陛下之心卽虞帝之疇咨周王之訪落不勤於此也臣竊伏蓬壘

志願輸忠非一日矣方思乘泰交之會以効芹曝矧

清問諄諄下逮敢不披瀝以對臣聞之書曰惟臯弔帝降衷於下



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易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諸  
四方蓋八紘之廣林總之衆風氣異宜習俗異尚懷智欲以  
相傾負才欲以相役匪整齊之則亂匪約束之則爭若人者  
續神靈之統握君師之權而爲萬民主者也所以整齊約束  
俾之順軌嚮方焉者疇能意喻而色授之道必有假於今矣  
臣稽胥庭之世民不誘而親政不嚴而治質文無所損益因  
革靡所沿襲渾上灑上蓋忘言之至理而沕穆之玄風也烏  
覩所謂令哉裔茲以降堯明五教而萬邦協舜微五典而百  
揆叙敷命率常禹之謨也綏猷修紀湯之烈也迄成周經制  
大備而昭明之化爛焉之數帝王者質文遞變豈競飾鞶  
以炫天下觀聽而蹊鑿古初哉義皇世遠民僞滋矣如必欲  
焚符破璽剖斗折衡塞師曠之耳抉離朱之目與天下相安

無爲以幾結繩之理庸可冀乎故質文之不能不變也猶暑  
之必寒水之必東也勢也聖人不以勢之所趨者委之於不  
可爲而書契作焉政教詳焉要亦循其勢與民宜之耳迺其  
精純粹美之真忠信誠慤之懿直與禮制文章相綢繆則固  
有不專恃今者在世主闇於大較操云道衰而德薄也虞夏  
寡怨而商周滋弊也則膠柱鼓瑟之見而未覩聖人運治之  
精矣三代而下近古惟漢文中子曰漢之制志典冊幾於典  
誥終之以禮樂三王之舉也豈非以徒令哉繇今觀之柔道  
化民孝文之治媿矣迺崔寔以孝宣爲優慧察裁決永平之  
政嘉矣迺曹丕以元和爲懿不知乘弱之後而今嚴斯一時  
振刷之效起然三疊一開卒爲基禍之主則孝宣未甚優也  
乘強之後而今寬斯一時長者之名著然竇憲一寵竟於外



威之漸則元和未甚懿也雖其寬嚴異宜先后或不相襲要  
以未適於道均焉耳何也古今不同者法歷古今而無弊者  
道道者權衡乎文質之變調劑乎寬嚴之宜而為皇極敷言  
之本者也彼樞機喻以絲綸精神象之渙汗鼓舞擬於風雷  
定保比之金石胡稱今慎重若是詎非以橐籥於道為之宣  
洩而不在區區告誡間歎則實心之謂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掃滌胡元再造寰宇創制立法規古始而酌時宜臣  
嘗伏讀

祖訓大誥諸篇星列綦布間若正綱常而定名分戒偏黨而詰奸  
頑真洋洋乎典謨並茂關石俱傳矣大都有頓綱挈裘之體  
無倒持旁落之嫌有電行雷動之威無牽文拘俗之陋二百  
餘年來其所培養噢咻者甚厚而其所激勵震肅者又甚詳

繼時薄海內外嚙齶飲醜帖然循守罔敢越軌無鈞繩而不  
可携無關鍵而不可開豈偶然之故哉我

陛下紹天闡經二紀於茲諸凡植綱陳紀匡世範俗之具犁然悉  
矣固宜將士效腹心之誠百寮崇揖讓之雅

藩輔合行輩之誼蠻序敦樸械之風卽有魍蜮亦當潛消於太  
陽下安敢鎔虔亢命其間哉胡世教衰物情玩適有不勝其  
弊者曩士伍辱將校變非輕也今且操戈嚮之矣邊鄙之紀  
法安在曩屬吏傲官長事非細也今且露章彈之矣尊卑之  
體統奚存以宗庶計

親藩倫序不倒置乎至於裏甲攬都市克橫胡可言也以豪右  
陵有司名分不弁髦乎乃於士閥公庭縱恣將何極也他如  
此類尤難悉數顧詔之不見聽誠之無悛心誠有如



聖制所謂勸誘愈亟而玩愒愈滋禁戢愈詳而悖慢愈甚者茲欲一舉而振飭之道將奚繇語曰治悍馬者利其鑿策矯曲木者致其繩墨今日之勢何以異此臣以爲非可姑息貸虛詞借也在於實政實心加之意耳夫所謂實政實心者非他省議論也振紀綱也省之振之而持以決行以斷也方今小加大賤防貴跋扈無良鷗張罔忌人心玩矣國是搖矣而憑唇吻者輒肆意於雌黃沽名譽者競騰頰於章牘辱將領則奪將領之符辱監司則褫監司之組言及懲宗庶則見謂宗盟之當厚言及振士習則見謂士氣之當伸此是彼非甲可乙否名實亂於築舍之謀刑賞混於盈庭之訟致令瞋目語難之夫蹶躅跳踉而莫敢誰何安在其警奸頑而重國體哉故臣謂議論宜省也議論省矣至所以建威銷萌使天下惕聳

震懼而不敢犯者不有

朝廷三尺法在乎彼其初所發難者不過十數人而止吾廉其實卽奮然一大創之攘臂干分渠魁必僇裂眦首亂兩觀必誅情有可卹也而構煽之罪必不可不嚴事有可原也而冠履之分必不可不正今嚴禁肅有若董安于之論高山絕澗馬牛不入者誰不搏心揖志以安分守哉故臣謂紀綱宜振也夫紀綱者法也而有法法焉者蓋四海億兆之衆不從上之令而從上之好其所遵軌順者不在上人所建立之法而在其行法之意故干行越紀之誅加於小弱而或回貸於強悍則法不行凝脂束濕之禁施於孤寒而或寬假於勢要則法不行斧鑕之典重矣或陽示其罰而陰有所縱舍則法不行風霆之號肅矣或始令之峻而終有所遷搖則法不行



必也恩不以卑賤遺罰不以強貴阿既不以嘔煦惠奸又不以姑息蓄釁執此堅如金石行此信如四時據此無私如天地此又臣所謂者議論振紀綱之實心也惟有實政則其絃毅常張其繩結常密故今出人咸畏之而不敢叛惟有實心則其意慮常貫其窾會常通故今出人咸信之而不忍叛庶幾哉國體崇人心壹乎雖然務實以圖治者詰后之懿軌也用人以弘化者英辟之訐猷也誠念邊鄙而簡用撫臣則投醪挾纊足以生威而庚癸之呼自息念民瘼而慎擇大吏則茹蘗飲冰足以率屬而陵替之風自維念

宗室而宗正得人如劉向者斯敦睦有倡人皆河間東平之賢斧斤可以不煩矣念庠序而師表得人如胡瑗者斯訓迪有方士皆鄒魯闕里之行絃歌可以成化矣故臣竊謂用人尤

要也廼總之不外乎人君之一心今

陛下靜攝齋居旰食圖理所以培植化原者豫矣顧天人之介易淆危微之闕難辨儻操持少弛他如靡曼艷郁一切可喜之欲得以牽引此心將精神惰窳而弗振幾務廢閣而弗張其所繫豈淺鮮哉臣又願

陛下乾綱日奮敬德日新養心於邃密而不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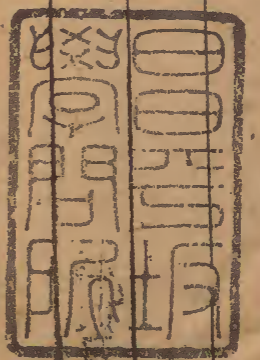
大廷計慮乎萬年而不忽微眇親近乎碩輔而不惑愴于益務講學益勤

顧問則康滯之志誣精明之慮生故號今未頌而志所嚮徃便為雷澤象魏未布而神所疑注卽為靈爽由是遠猷定命大寶成孚將臣工祇承疆宇寧諡用以媿皇王之休風紹

祖宗之鴻烈何難焉區區漢令毋容置喙矣此非臣臆說也宋儒



程顥言有關麒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也我  
高皇帝祖訓首章亦以持守一節冠於正綱常等篇之始即  
聖制所謂皇極敷言固自有本者是也伏惟  
陛下俯垂察焉臣草茅卑賤罔識忌諱冒瀆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臣謹對' and '聖制']*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s mostly blank with some faint markings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other side.]*



